

香玉



新瓶

揮墨

香 玉

原著：蒲 松 龄

改编：陈 骧 龙

绘画：博 综

庆 国

崇 文

封面：杨 顺 和

扫描：小 葵

脚本：菱 纱

制作：玉 娇 龙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香 玉



内容介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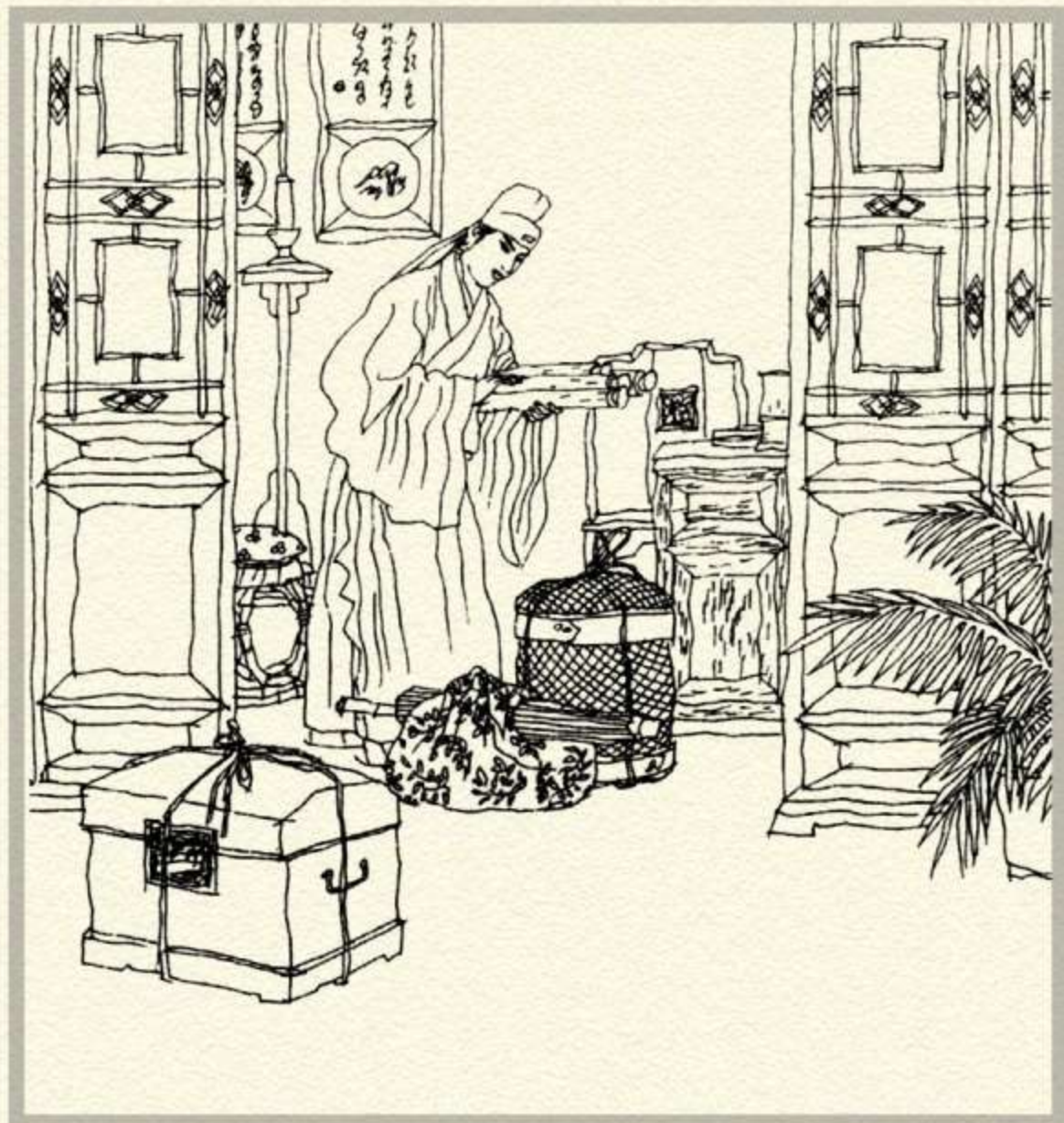
胶州黄生在崂山下清宫寄居读书，认识了美丽的牡丹花神香玉，二人每日吟诗作赋，情融意洽。不料祸从天降，一伙官宦家的纨绔子弟见牡丹花美，便占为己有，强行挖走，香玉遂死。黄生思念香玉，作诗五十首，每日哭，其情感天动地。香玉魂魄念其情真，便托梦与他。黄生遵其嘱将白蕊粉和硫磺置入残穴处，每日一杯水，精心浇灌，果然在转年春暖花开之际香玉复生。二人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。黄生死后，也变成了红茎五叶的异卉，生长于牡丹花之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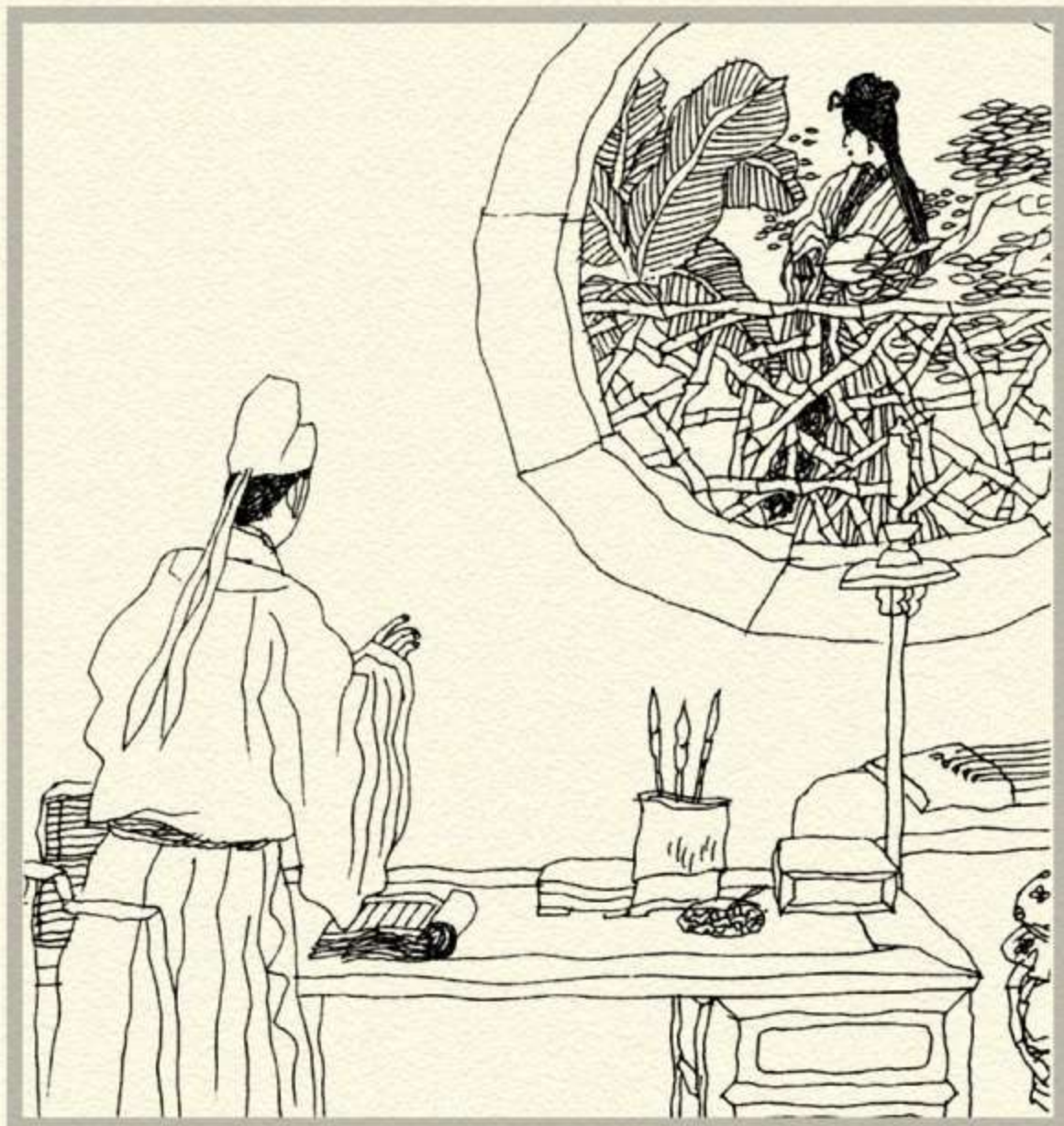
崂山上有一座下清宫。宫中有一株耐冬，高有两丈，粗有数十围，还有一株牡丹，高有一丈。每年春天，繁花似锦，远近驰名。



胶州黄生，爱这下清宫的幽雅，便在宫中筑了两间房舍，在其中读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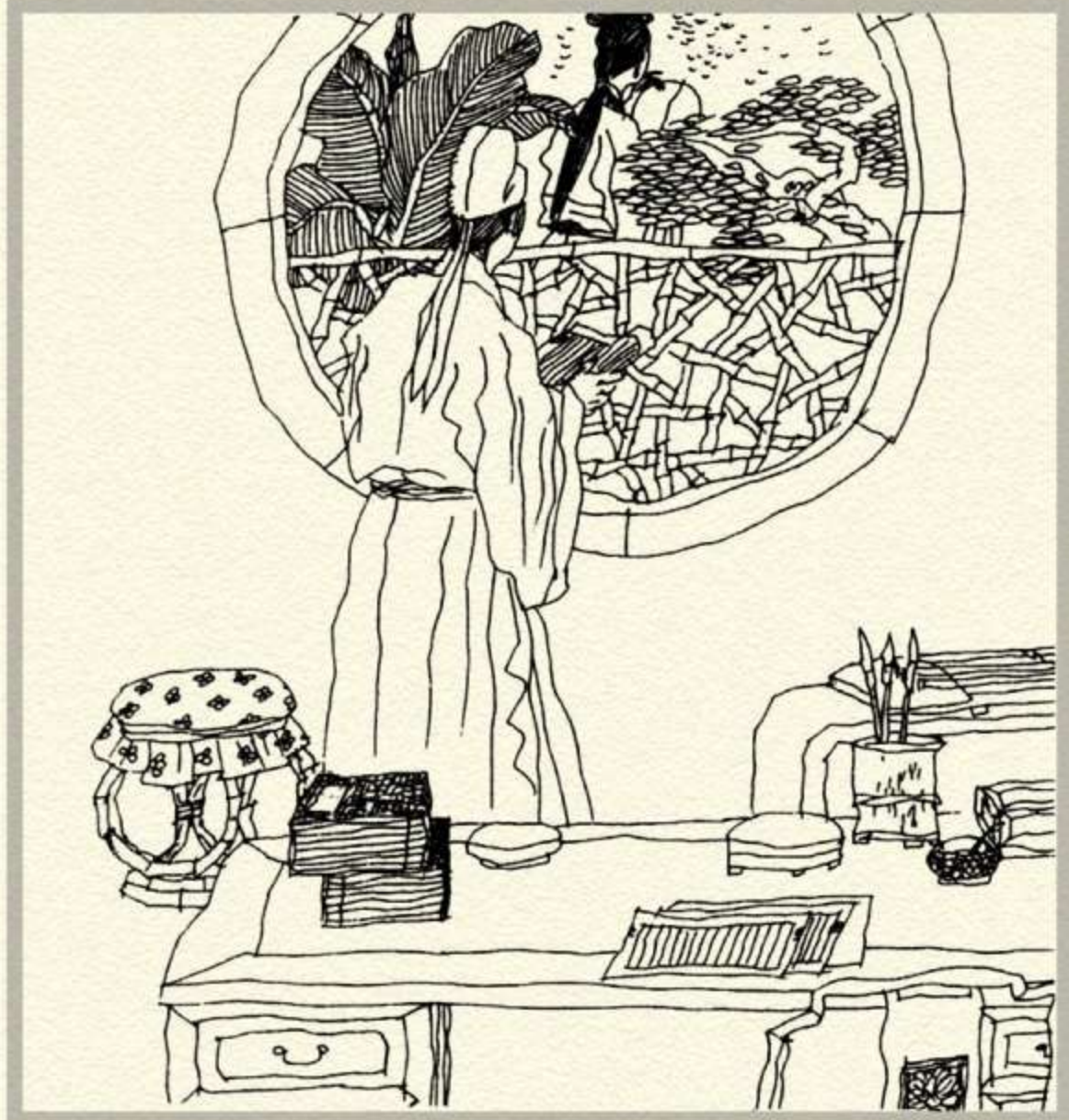
一日，黄生正坐在窗前读书，抬头看见窗外有一位绝色女郎，身穿素衣，在绿树红花之间徘徊。



黄生暗想，这是道观，怎会有如此妙龄女郎？便
追出房来，可是遍找不见。



从此以后，黄生读书时，便常常见到这素衣女郎。
黄生暗忖：「如何才能接近她呢？」



黄生想了一个办法。这一日，他隐藏在素衣女郎时常出没的树丛之中，暗自窥探。



不多时，果然素衣女郎来了。黄生非常高兴。那素衣女郎还带了一位穿红衫的女郎，远远望过去，真是艳丽双绝。



两位女子慢慢走了过来，忽然红彩女郎停住了脚，一边后退，一边说：「此处有生人。」那素衣女郎也警觉地停住脚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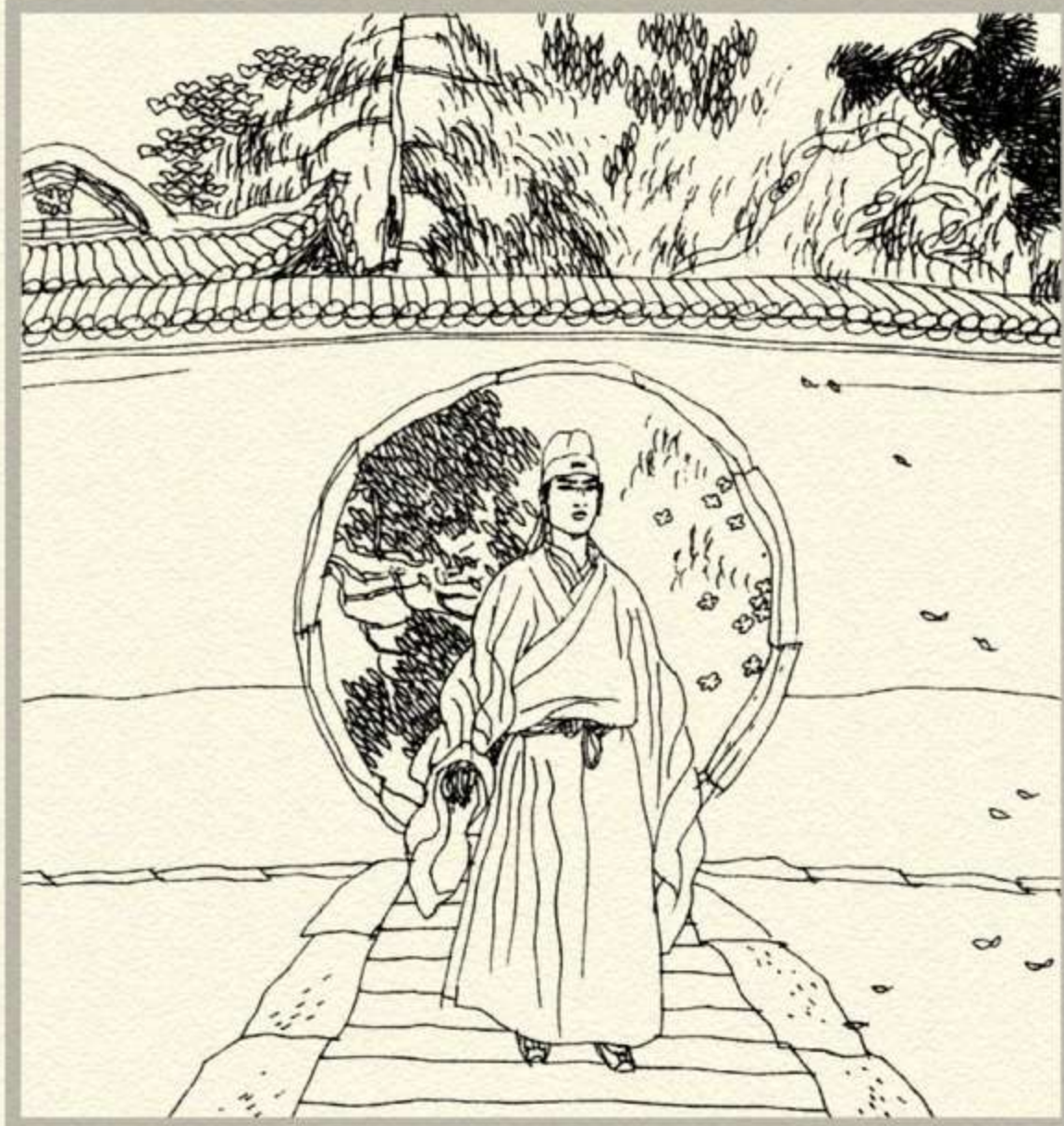
黄生见她二人竟欲转身，便按捺不住，跳起身来，向两位女郎行礼，并想上前搭话。



两位女郎受此一惊，急忙转身而去。黄生在后面
急赶，一阵阵沁人心脾的香气，扑面而来，黄生更是
神魂荡漾。



追过了花园的短墙，两位少女已然杳无踪迹了。
黄生四面张望，就像是从没有人来过一样寂静。



黄生感到十分懊丧，但又遏止不住油然而生的爱慕之情。他便拿了笔墨，在树下题了一首诗。



無限相思苦
含情對短窗
恐歸沙吒利
何處覓無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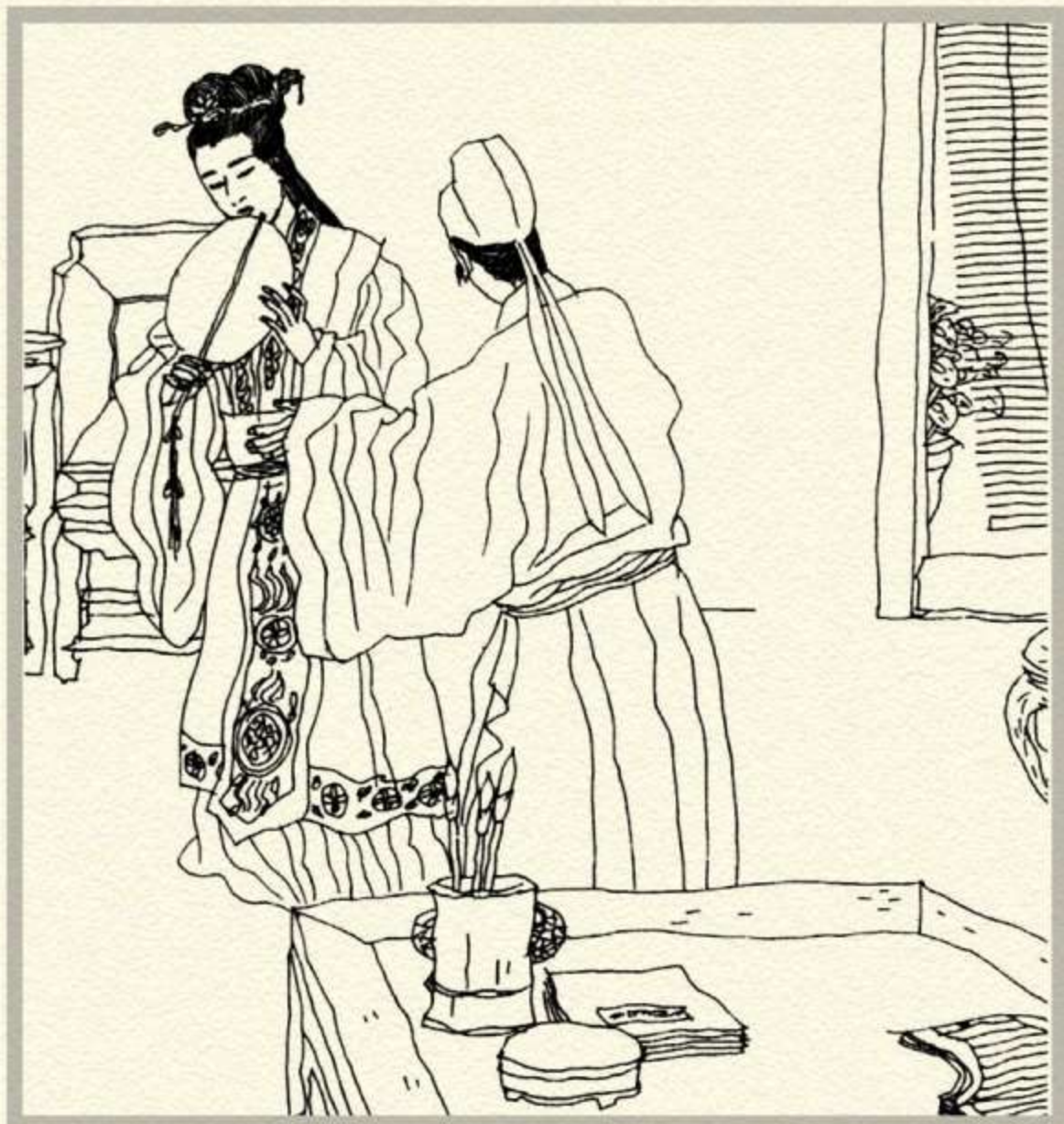
回到书房，黄生依然想着方才的情景，书也懒得读，茶也不愿喝，只是对着窗户出神。

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忽然他觉得门帘一响，似是有人进来。他懒洋洋地回过头来一看，啊！简直把他惊呆了。眼前站的竟是朝思暮想的素衣女郎。



女郎笑道：「君气势汹汹似是拦路的强人，真吓坏了我们。不想你还真是儒雅书生，文采照人，所以我特来看望。」黄生忙起身让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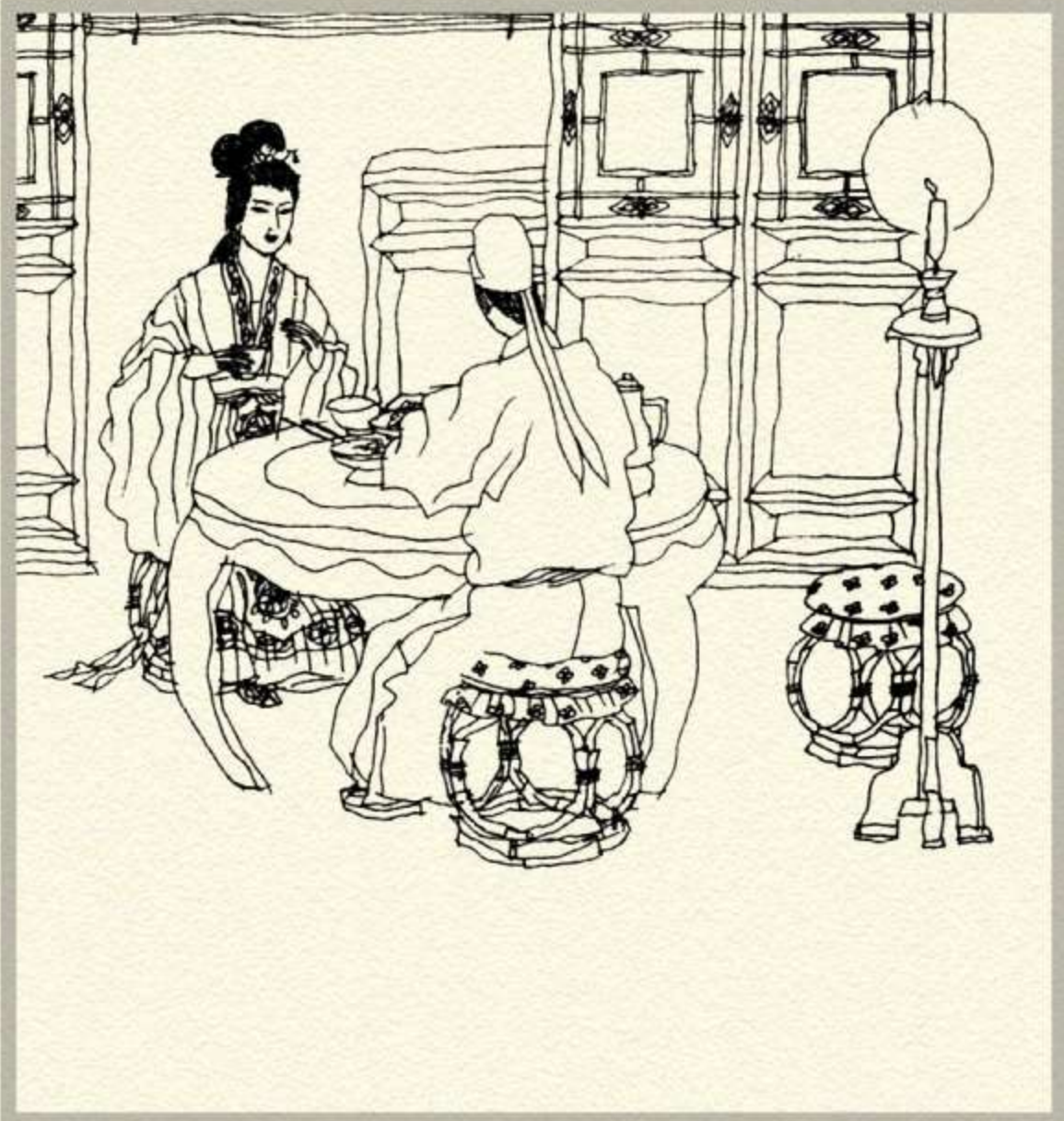
黄生一边奉上香茶，一边叩问女郎生平。女郎道：「妾名香玉，本是歌伎，被道士幽禁在此。」黄生道：「哪个道士如此妄为，我去和他们理论！」



香玉连忙拦阻，笑道：「不必找他们，他们待我也还客气，借此机会与君幽会，不也很好吗？」黄生点头问道：「穿红衫的女郎是谁？」香玉答道：「是绛雪，我的姐妹。」



二人越谈越投机，不觉竟至半夜，黄生取出酒来和香玉对饮，香玉也轻舒歌喉，边唱边喝。真是情融意洽。



彻夜长欢，竟然天已大亮，曙色满窗。香玉急忙起身，一边整理衣服，一边笑道：「只图快乐，竟连日月交替都不顾了。」



香玉走到门边，回头又道：「我有一首小诗，和君昨日大作，请勿见笑。」说罢吟道：「良宵更易近，朝嗽已上窗。愿如梁上燕，栖处自成双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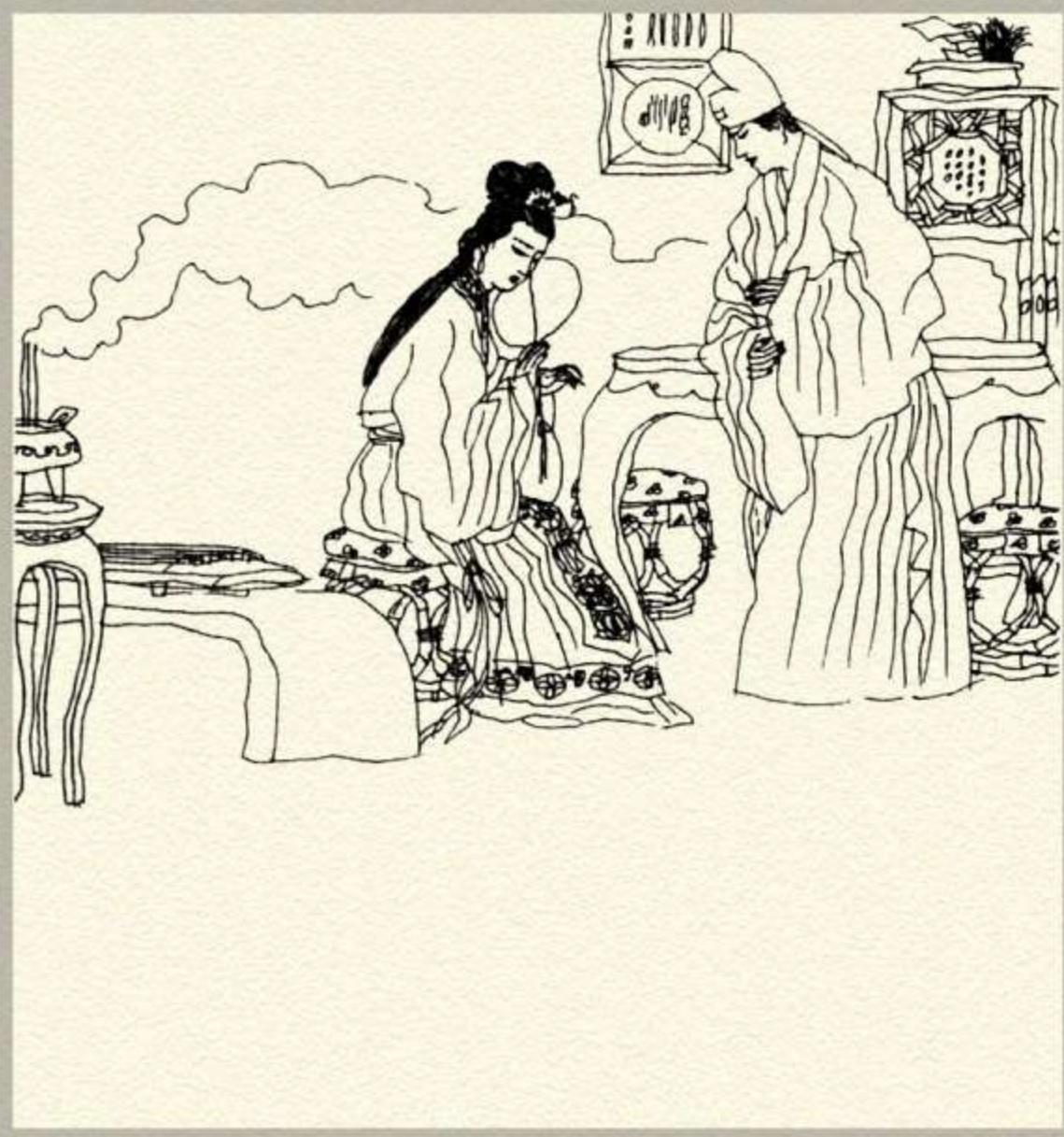
黄生听罢十分激动，握住香玉的手腕，说：「卿不仅貌美，还如此内秀，真让人爱而忘死。一时分别，如隔千里，望卿常来。」香玉点头，飘然而去。



这一日傍晚，黄生调琴焚香，高高兴兴地盼着香玉到来，共度良宵。直等到半夜，香玉才来，神情惨淡，大异平常。



黄生大惑不解，急急追问。香玉只是摇头落泪，道：「命里注定，在劫难逃。我实在说不清楚。」



坐不多时，香玉起身告辞，道：「君当初赠我的佳句：『恐归沙吒利，何处觅无双』今日竟然应验了。」说罢掩面呜咽而去。



黄生满腹狐疑，彻夜未眠。第二天黄生倚案读书，不觉困倦，刚一瞌睡，被一阵吵闹之声惊醒。他便踱出书斋。



来到花园一看，一群人围着道士吵闹不休。黄生连忙走上前去，想打听明白，也好劝解。



原来即墨有一大户人家，姓蓝，祖上几辈高官厚禄，如今儿孙依仗旧日余威，勾结官府，横行乡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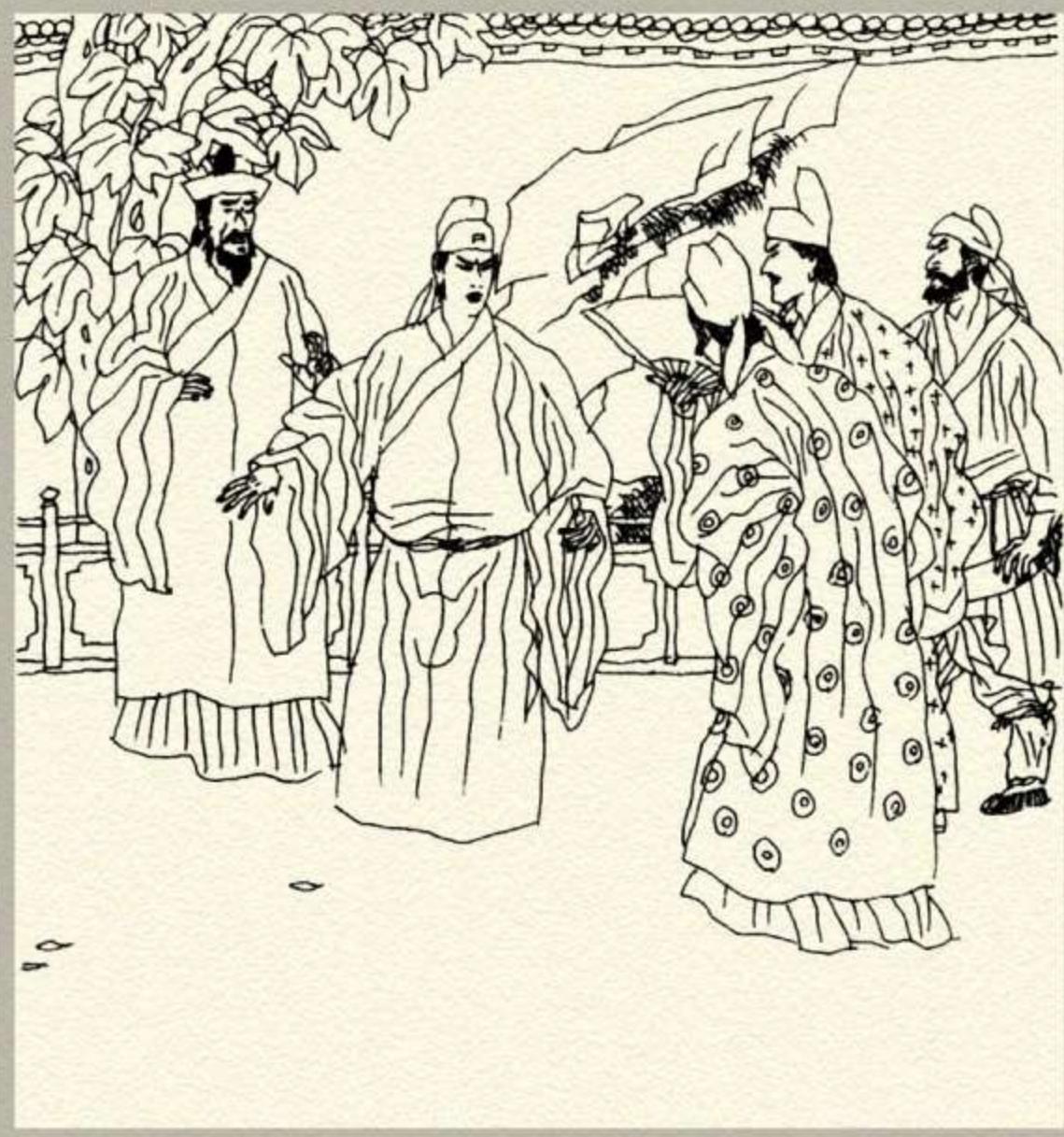
这日，他们成群结伙来游下清宫，见园中白牡丹盛开，银光璀璨，香气袭人，不觉大喜，便随意攀折，被道士拦住。



这些纨绔子弟，本来无法无天，哪把道士看在眼里。他们推开道士，喝令家奴动手，把这株白牡丹挖出，移回府中。道士不肯，所以吵闹不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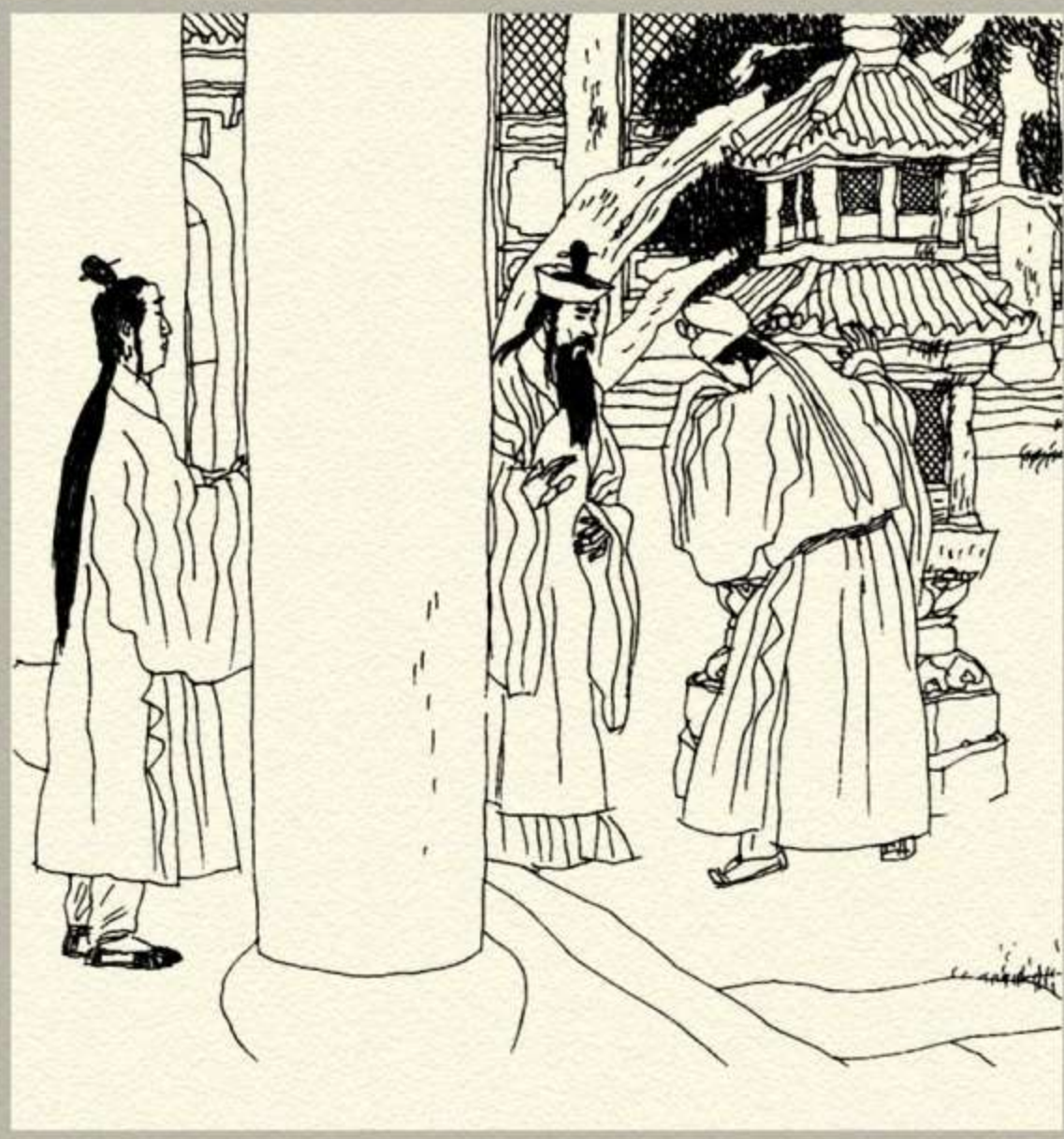
黄生突然省悟，香玉莫非是返白牡丹所变？他连忙上前护住白牡丹，和蓝氏恶少抗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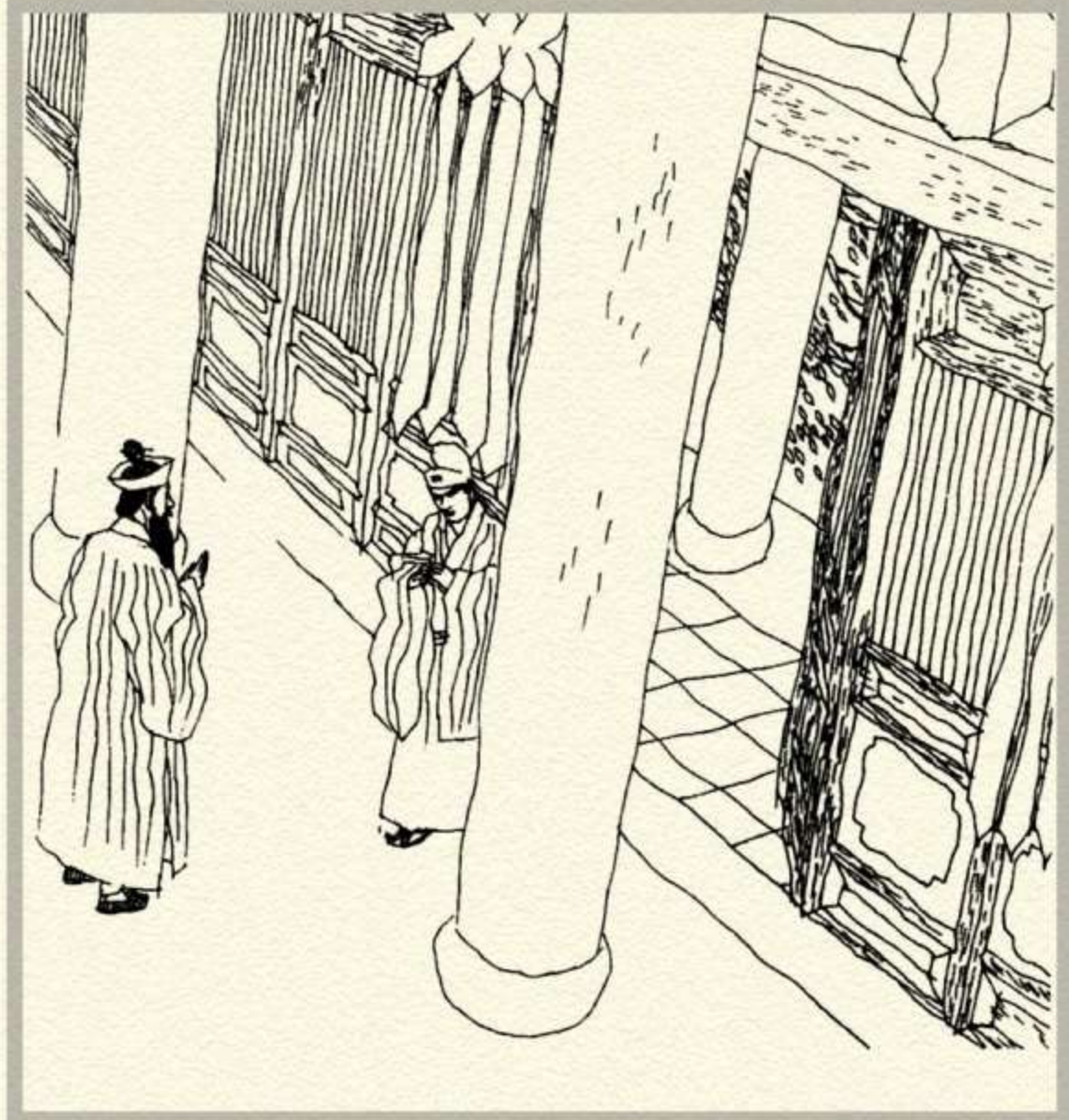
这群恶少笑道：「何处来个穷酸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。把他轰开！」强奴恶仆一轰而上，把黄生连拖带打拉在一旁，不管他如何叫嚷，也阻不住这群恶少。



眼睁睁看着他们把白牡丹挖走，黄生不禁大哭起来。道士反而过来劝他道：「多谢先生盛意，可是谁能奈何这些蛮横小人呢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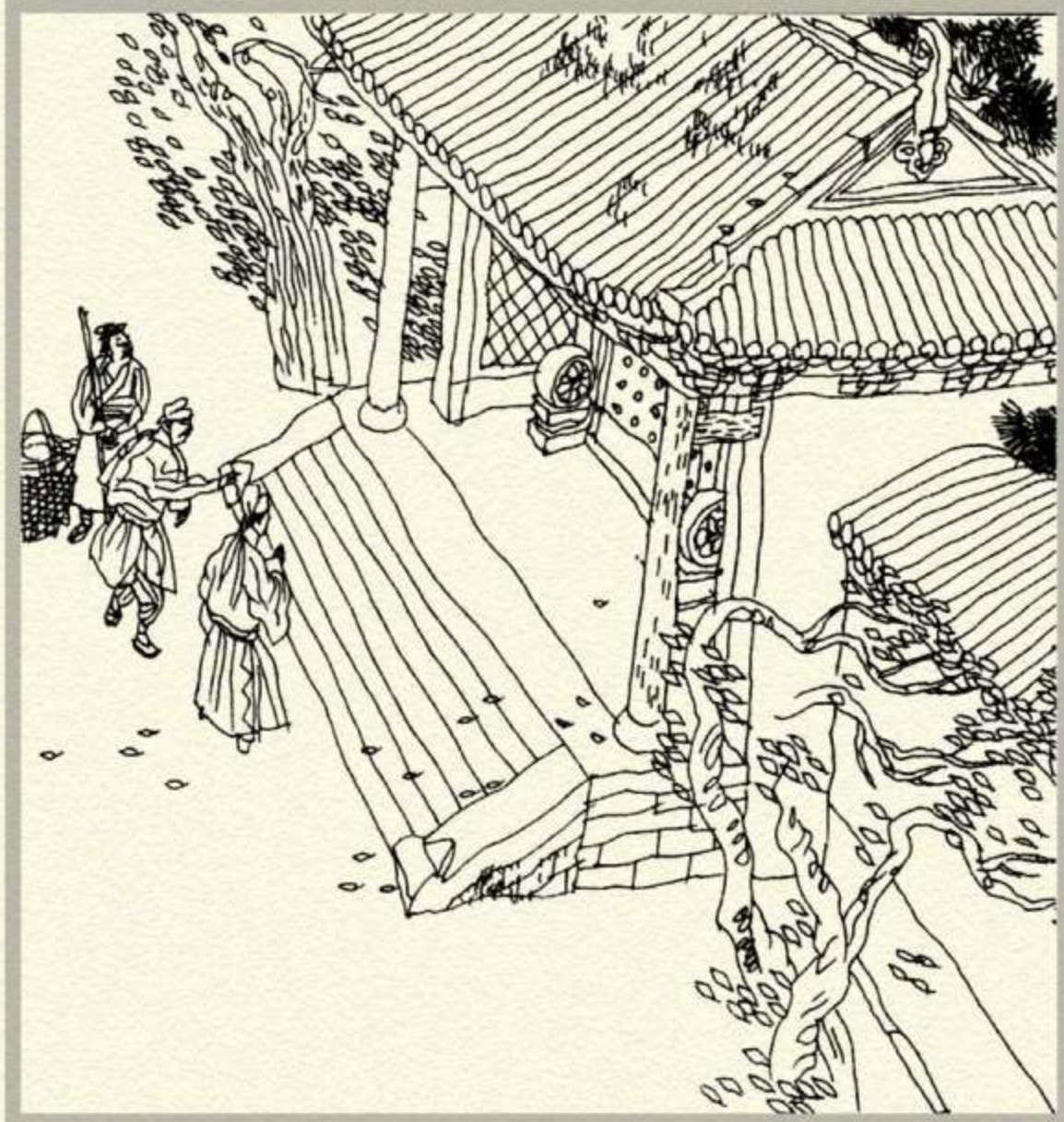
黄生回至书斋，怅恨不已，连日坐卧不安。他暗自打算：我何不寻到即墨，拼着家私不要，也要把白牡丹赎回。便对道士说：「回家看望父母，几日便回。」



黄生独自下了崂山，一路上无心赏景，只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即墨。



他来到即墨，打听蓝氏住处，当地人无不咋舌。好不容易来到蓝府门前，只见高堂瓦舍，朱门紧闭，好不气派。



他吃过一次亏，便不敢轻易上前，只在附近找了一家小酒馆坐下，一边饮酒，一边观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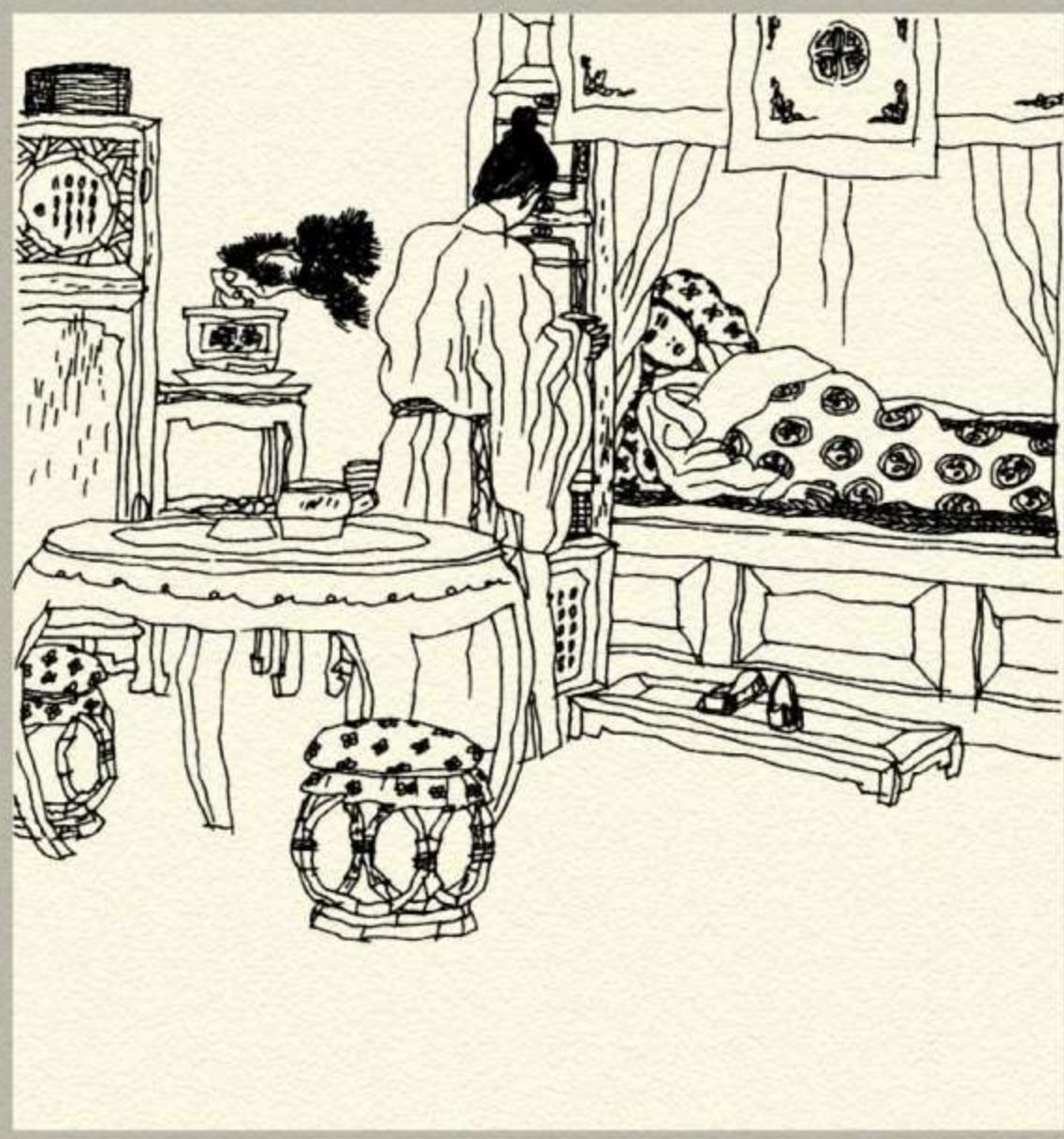
忽见蓝府朱门半开，出来一个上了年岁的家人，黄生急忙上前拦住，行礼道：「学生平生爱花，闻听府上有一株绝世的牡丹，愿一睹为快。」



那老人家道：「不瞞先生，这牡丹前几日才从下清官移来，谁知到家就枯萎了，请了许多花匠也未救活，这两日连枝条都干枯了。」黄生闻言，呆了半晌。



他痴呆呆地转回崂山。心中恨极，感慨万端。黄生心悲气丧，加上路途劳苦，回到书斋便一头病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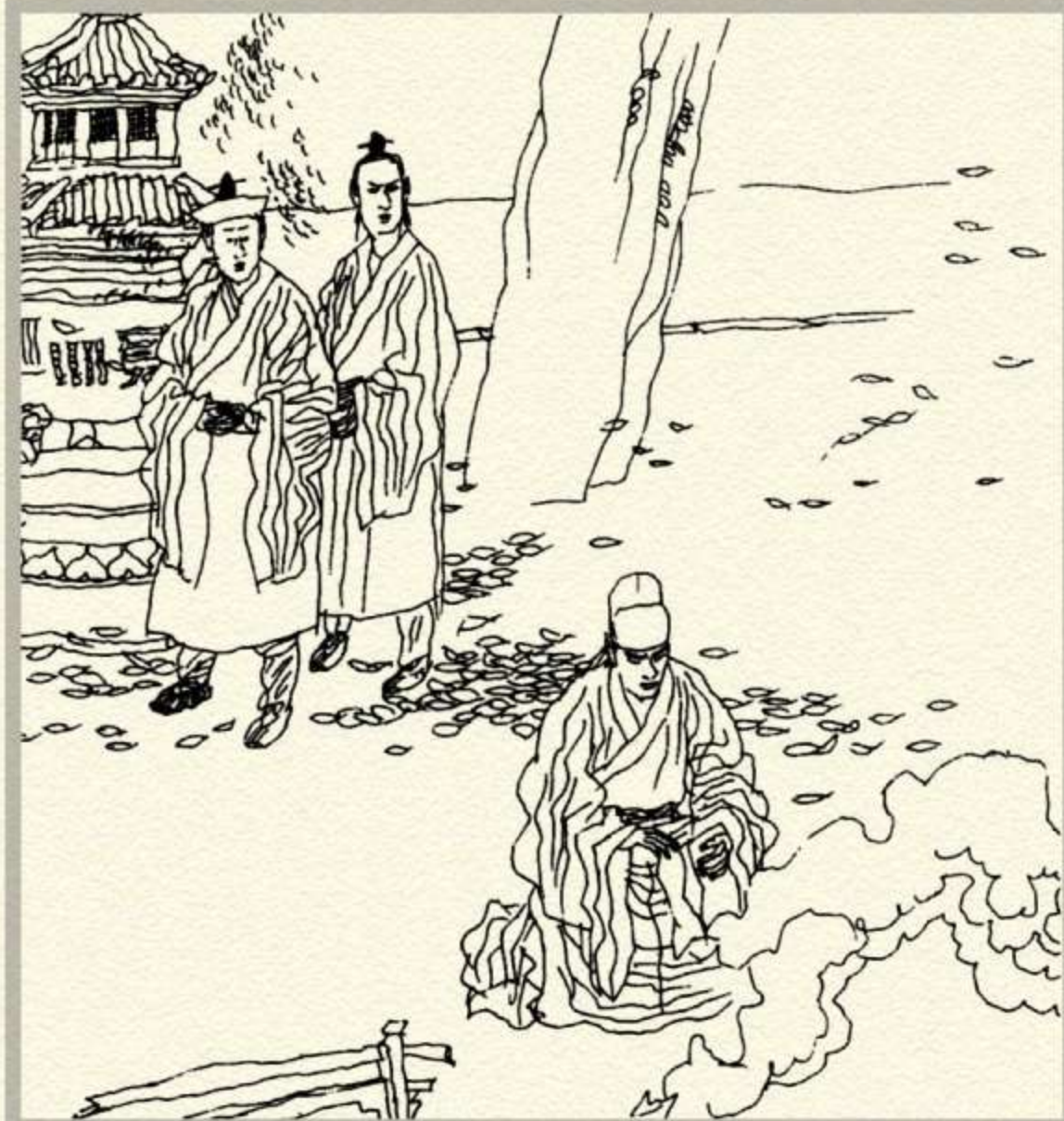
黄生在病中苦念香玉，日日以诗寄托哀思。他卧病几日竟赋成哭花诗五十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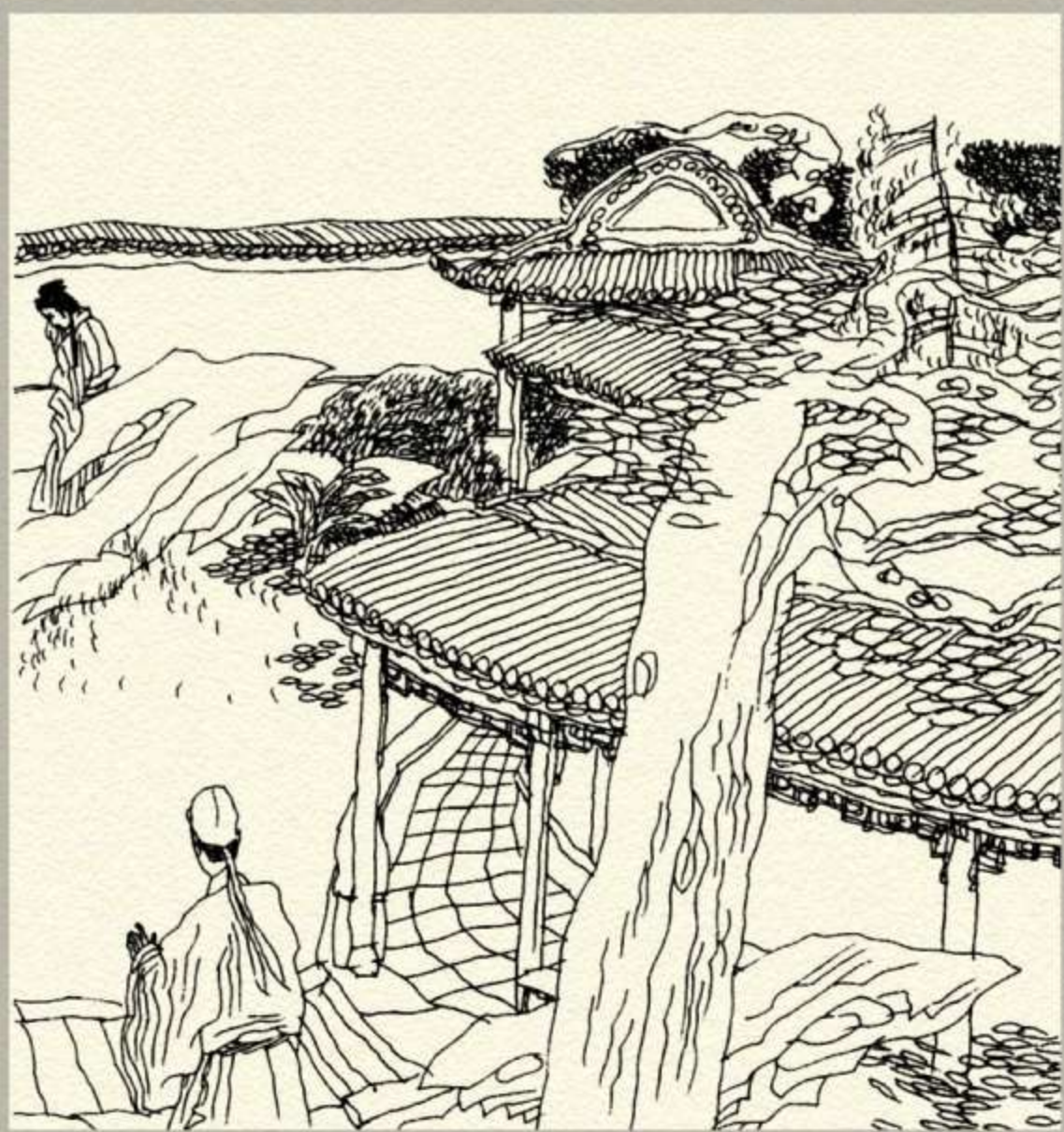
黄生刚能起来，便挣扎到白牡丹生长过的地方吊唁。当他看到杂土狼藉，不见旧日景象的时候，禁不住大哭起来。



自此，他日日来凭吊，吟诵哭花诗，吟到伤心处，便泪流不止。初时，道士还来劝慰，后来也就由他去了。



一天，黄生凭吊之后，返身回房，忽然看见远处有一红衣女子，也在落泪。仔细一看，竟是当日和香玉一同来过的绛雪。



黄生走了过去，绛雪也不躲避，只是泪流不止。黄生与她一同奠祭了香玉，然后黄生邀她同到书斋。



二人到书斋坐定之后，绛雪叹道：「自幼相亲的姐妹，一朝离散，让人伤心。见君日日苦念，更令人悲恸。」



黄生道：「怪我无力护持香玉，每念及此，实在惭愧。」绛雪道：「本以为年少书生，都是薄情之辈，不想君真是至诚君子。」说完就要告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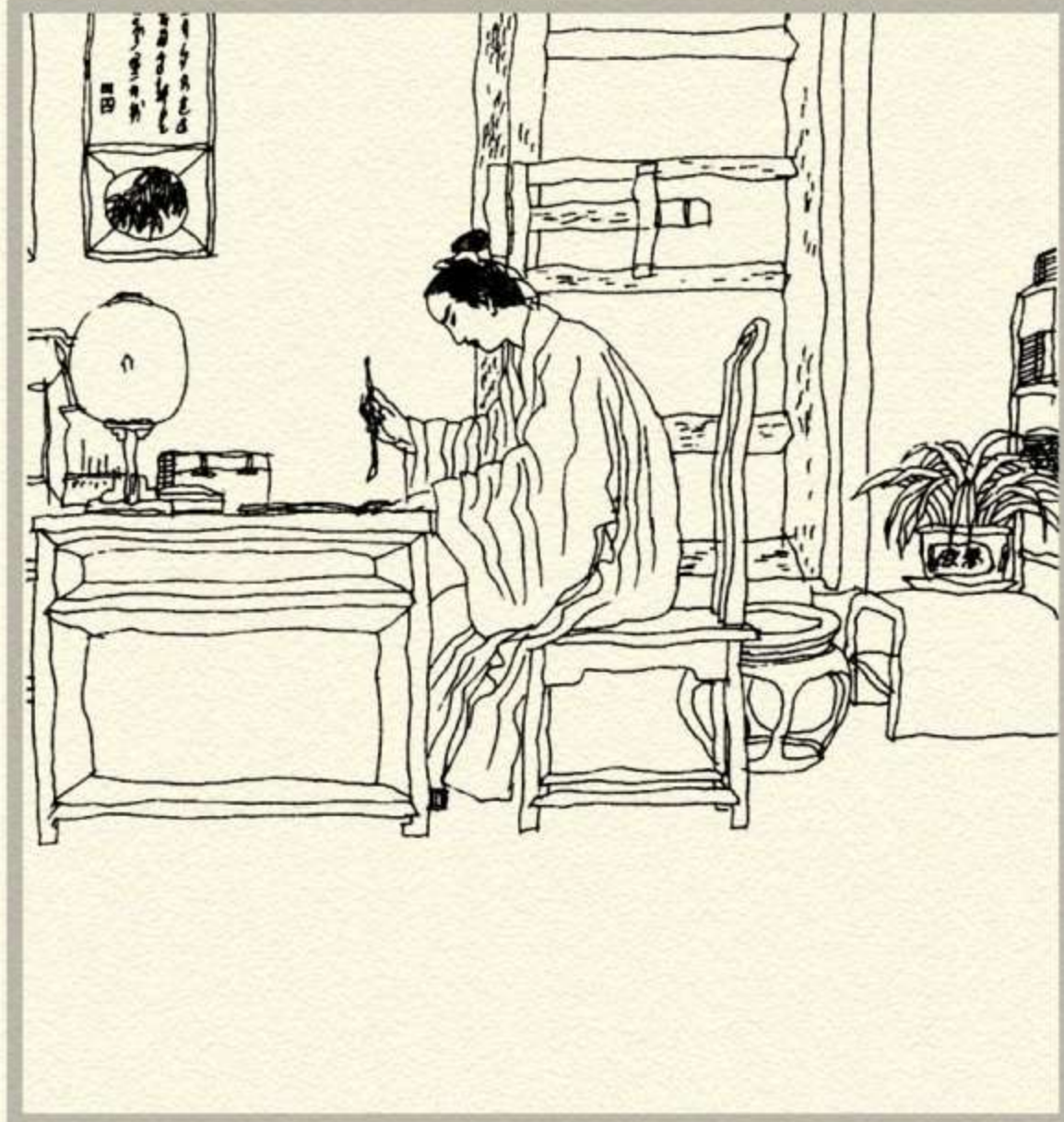
黄生挽留道：「与香玉长久别离，使人寝食俱废。今幸而遇卿，何不小坐片刻。又何必匆匆而去。」绛雪道：「如果我们以朋友相待，当然可以。」



绛雪走后，多日不来。这一晚，冷雪幽窗，黄生苦思香玉，辗转不能入睡，便挑灯而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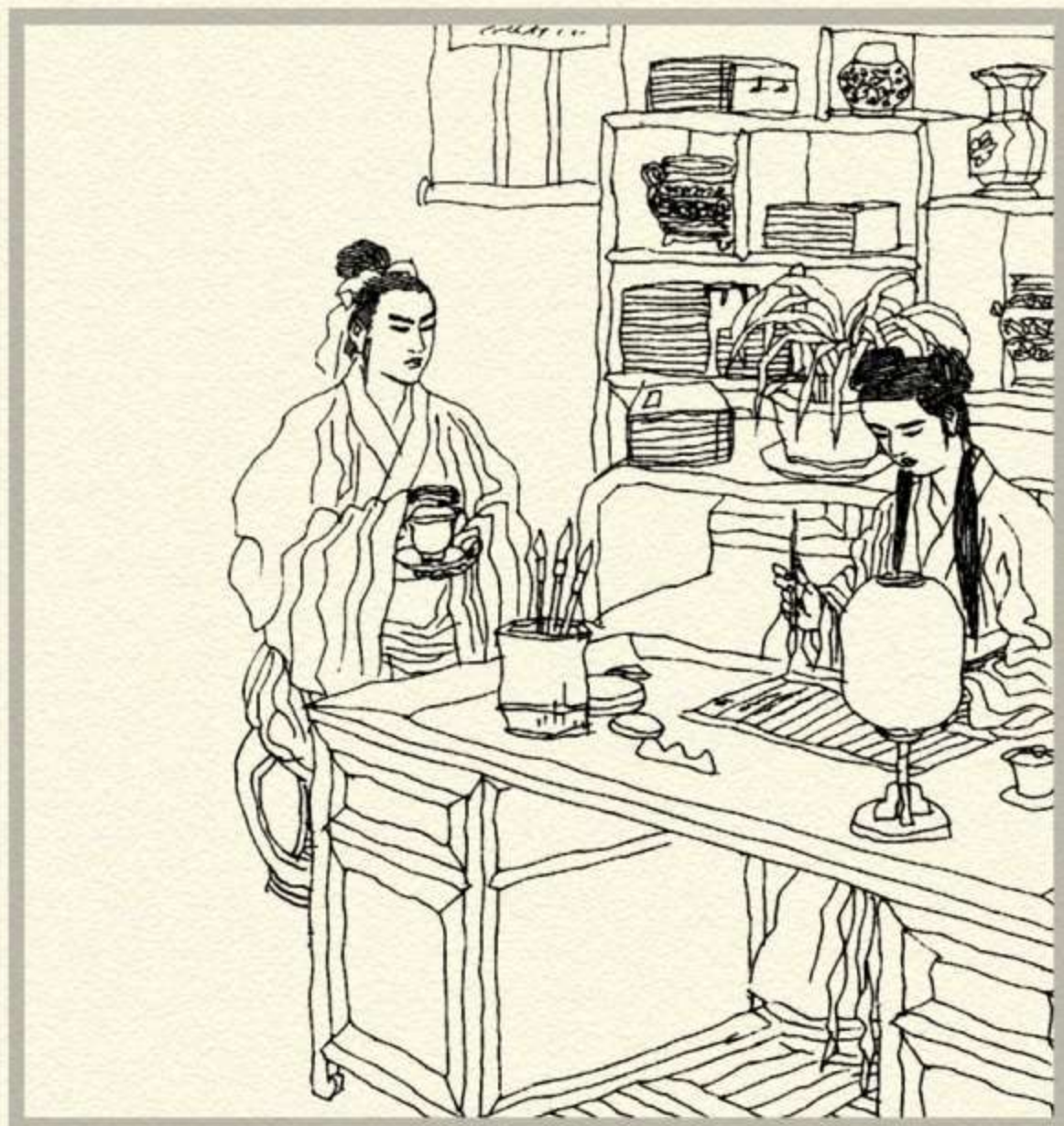
来到书案前，黄生想起香玉和自己的诗，便依韵而成，写道：「山院黄昏雨，垂帘坐小窗。相思人不见，中夜泪双双。」



诗成之后，独自吟诵。忽听窗外有人说：「作诗不可无和。」细一听，是绛雪的声音。黄生急忙开门。



绛雪进屋之后，拿起诗笺读了一遍，接着在后面续诗一首：「联袂人何处？孤灯照晚窗，空山人一个，对影自成双。」



黄生看了，十分伤感。从此以后，隔些时候绛雪便来看望黄生，作诗唱和。黄生常说：「香玉是我爱妻，绛雪是我良友。」



黄生对绛雪说：「可否告诉我，卿是哪株牡丹。我可移回家中，免得像香玉被恶人夺走。」绛雪道：「故土难移，告之无益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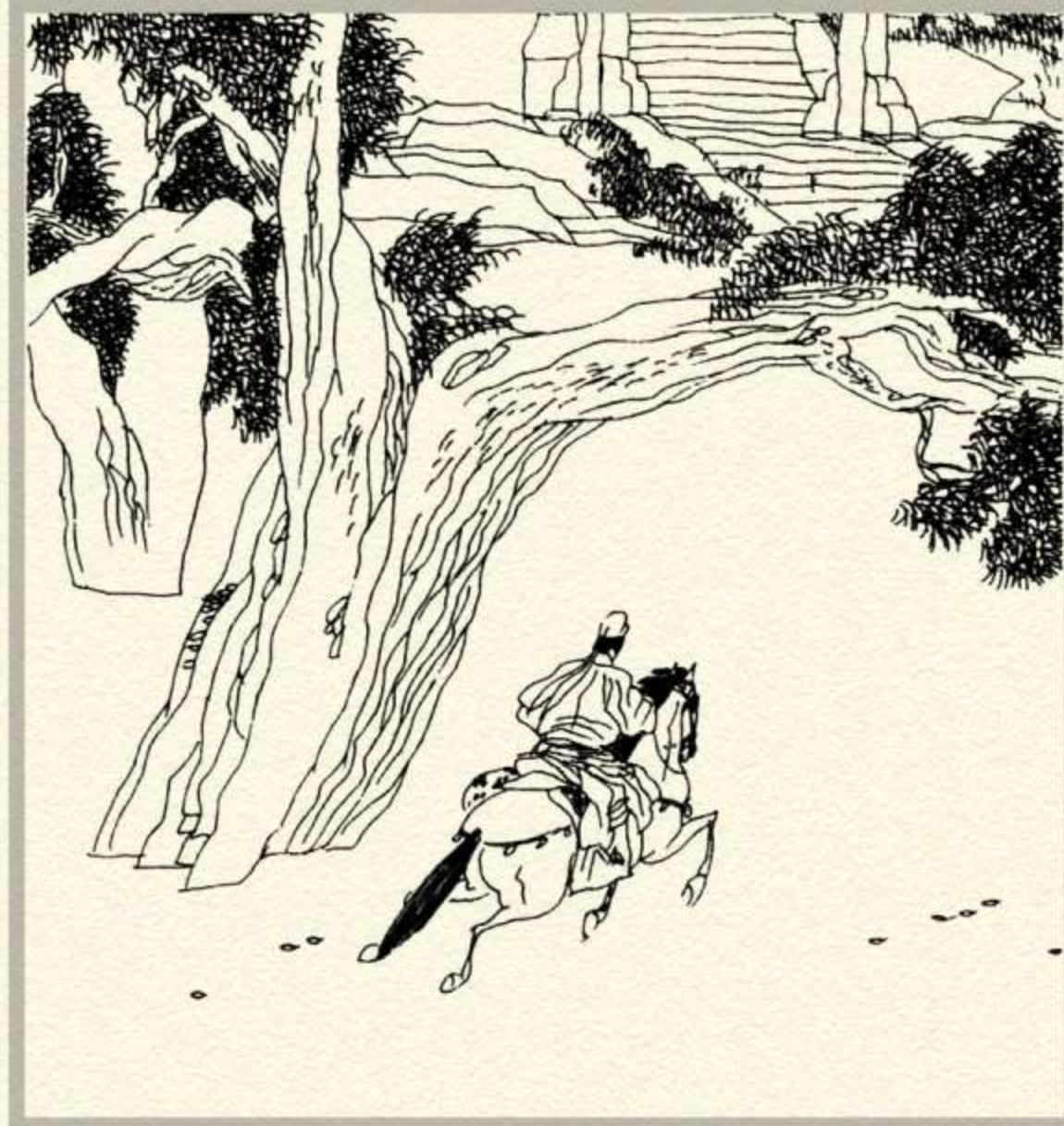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年底，黄生接到家信，父母催他回家过年，黄生不得不收拾行装，离开下清宫。



黄生回家刚过完年，一天晚间，忽然梦见绛雪骤然来到，慌慌张张地说：「我有大难，速来尚可一见。」



黄生大惊而醒。急命备马，连夜奔往崂山下清宫。



他急急忙忙进了宫门口，天已大亮，此时，只见道士和几个工匠，正要用大斧砍倒宫中的耐冬，以腾出地方，营造房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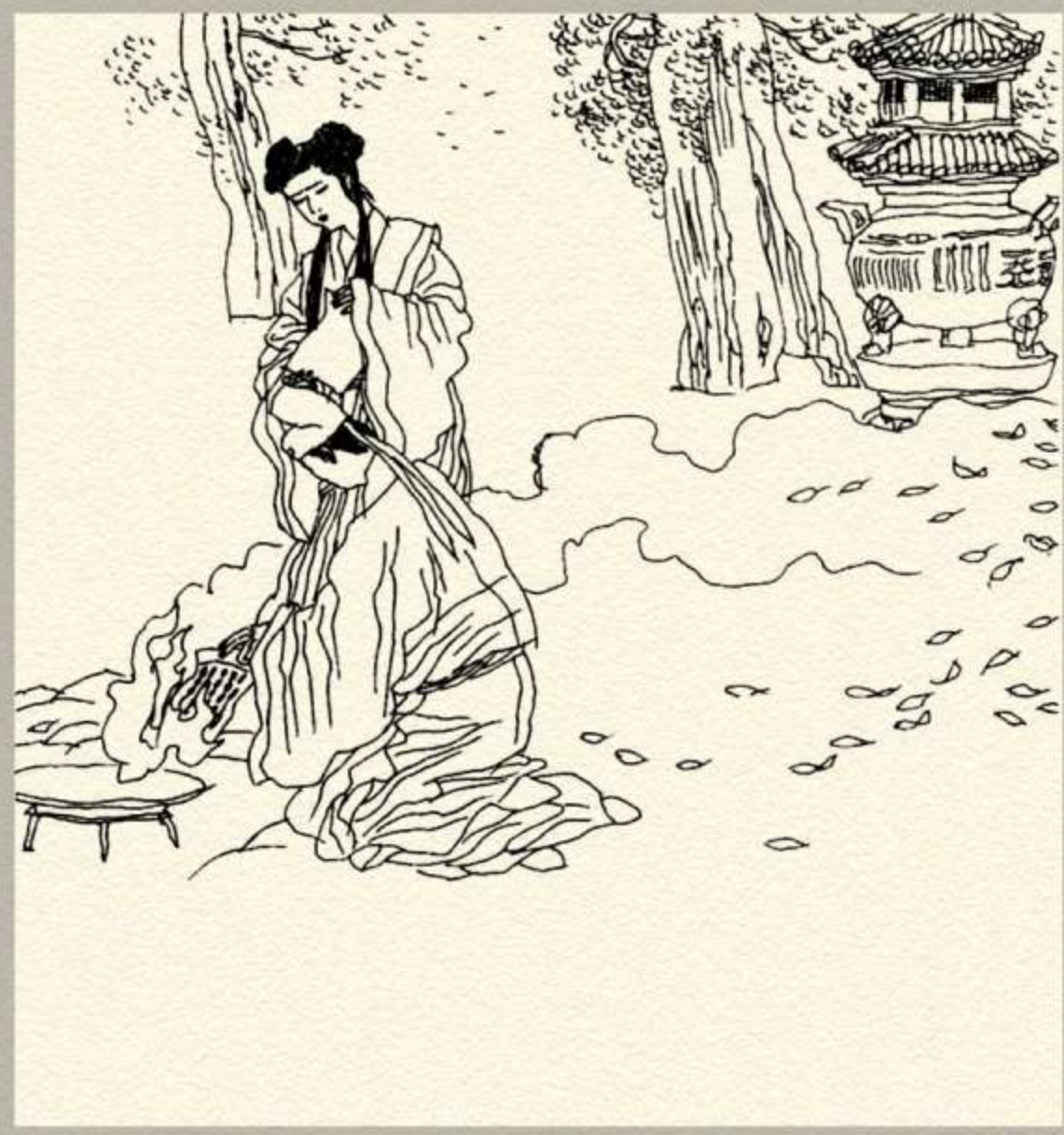
黄生忙对道士说：「造房伐树，得不偿失，耐冬为下清官增色不少，伐去必会影响香火。如果用房，我可以让出一间书房。」道士闻言道：「相公言之有理。」



当晚，绛雪来谢黄生，黄生道：「理当相助。我回家月余，未祭香玉，今晚陪我去奠祭一番吧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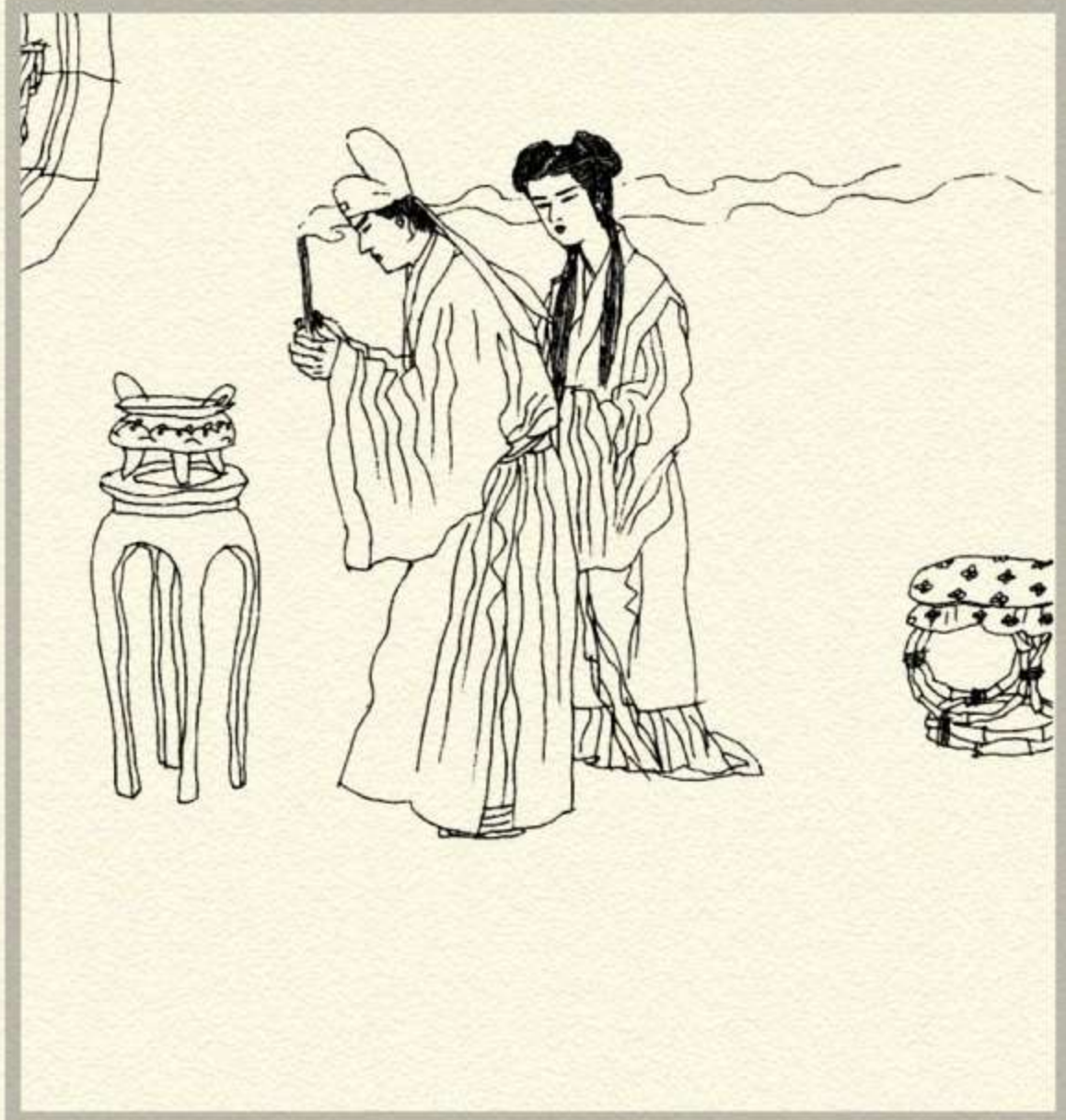
二人来到园中，黄生把哭花诗数首吟完焚化，哭祭香玉。绛雪劝他回房，自己也告辞而去。



过了多日，绛雪不至，黄生十分寂寞，一个人冷坐书斋。一天，绛雪忽然笑着闯了进来。黄生从未见绛雪如此喜形于色，十分奇怪。



绛雪道：「报君喜信，花神感君真情至诚，已让香玉在官中再生了。」黄生一听，急起焚香礼拜。



黄生问绛雪：「几时可见香玉？」绛雪道：「不知道，大约不会太久。」说罢辞去。黄生挽留不住。



一连多日不见绛雪。黄生又烦闷，又心急，不知何时可见香玉？他在园中乱转。忽然想到：「绛雪即是耐冬，我何不用艾草熏她一下，也许能让她来见我。」



他回到书房，找了一团艾草，刚要用灯火点燃，绛雪跑了进来，劈手夺过，把艾草扔了一地，说道：「君若如此恶作剧，那我永远不来了。」



黄生赶紧道歉说：「不得香玉消息，坐立不安，实不得已，望卿见谅。」正说着，只见香玉盈盈而入。



黄生一见香玉，高兴得涕泪俱下，急起向前，一把抓住香玉的手。可是黄生觉得像什么也没有抓住似的，心中又吃了一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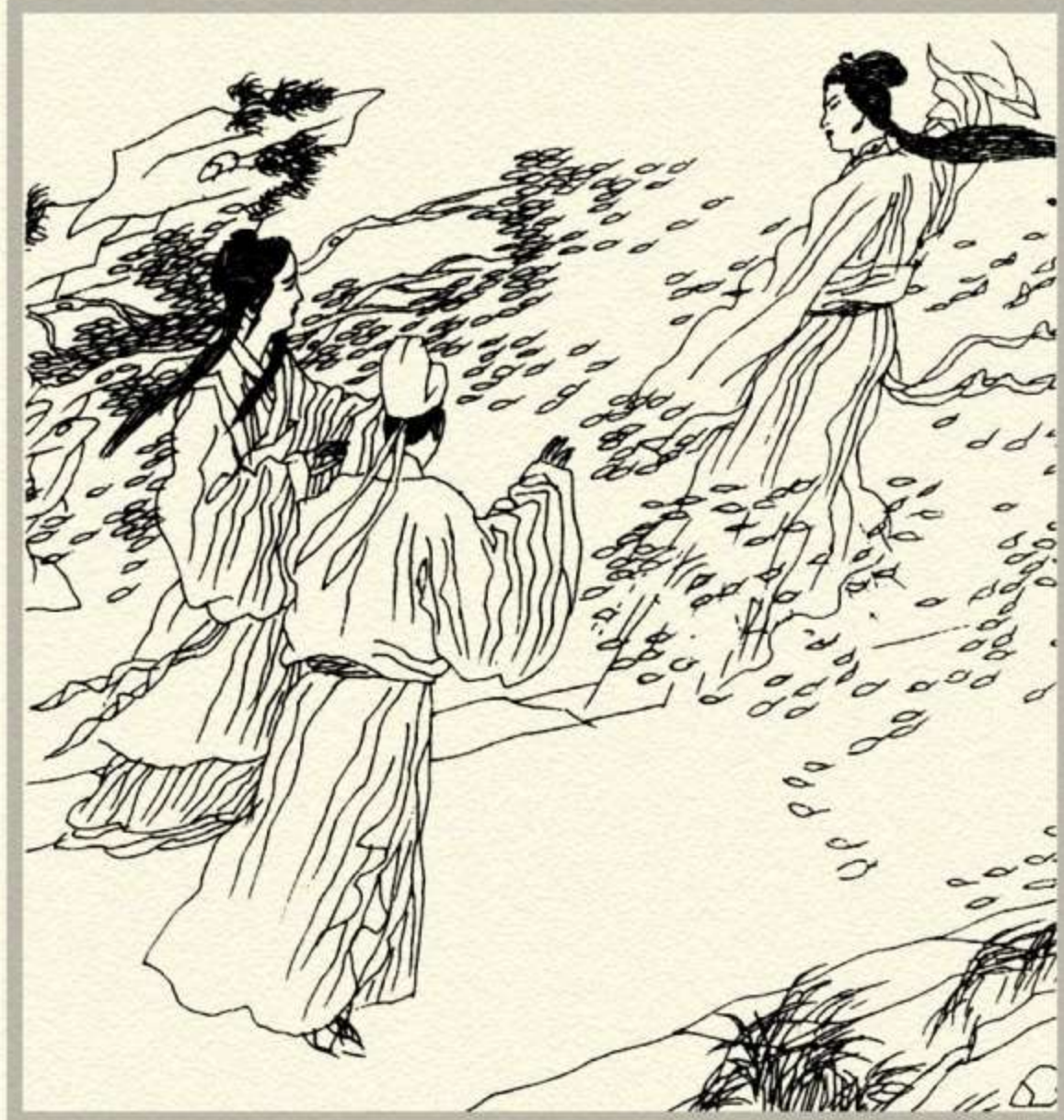
香玉拉住绛雪，三人对面悲喜交集。香玉说：「昔日我是花神，现在是花鬼，今日相聚，别以为是真的，只当作是梦中相见吧。」



黄生道：「如何能使卿再生？」香玉道：「请用白荻粉末，少许一点硫黄，每天为我浇一杯水，明年此日，就可再生了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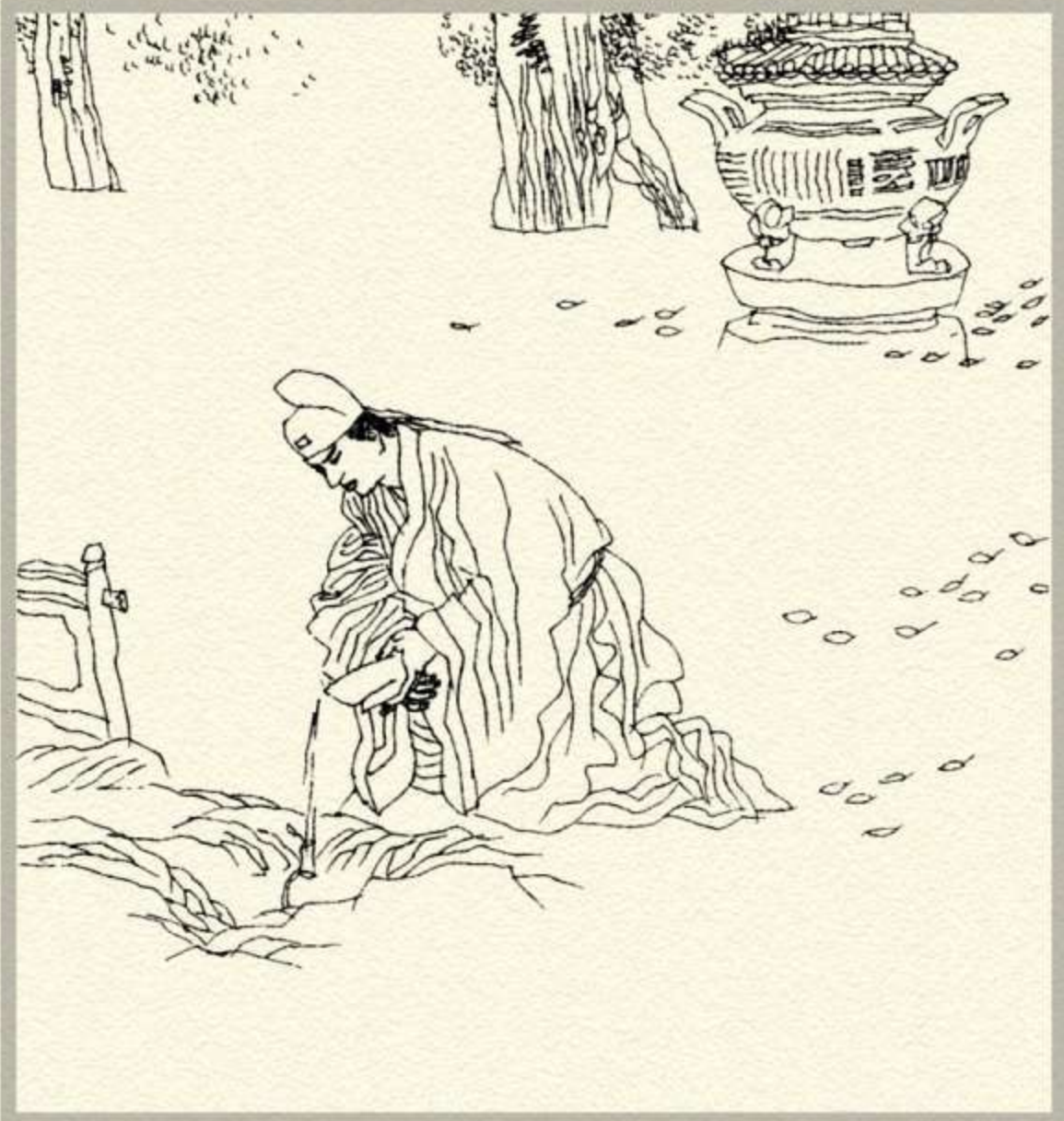
说罢香玉告辞出门，黄生和绛雪一直送到园中，依然恋恋不舍，可是香玉却杳然化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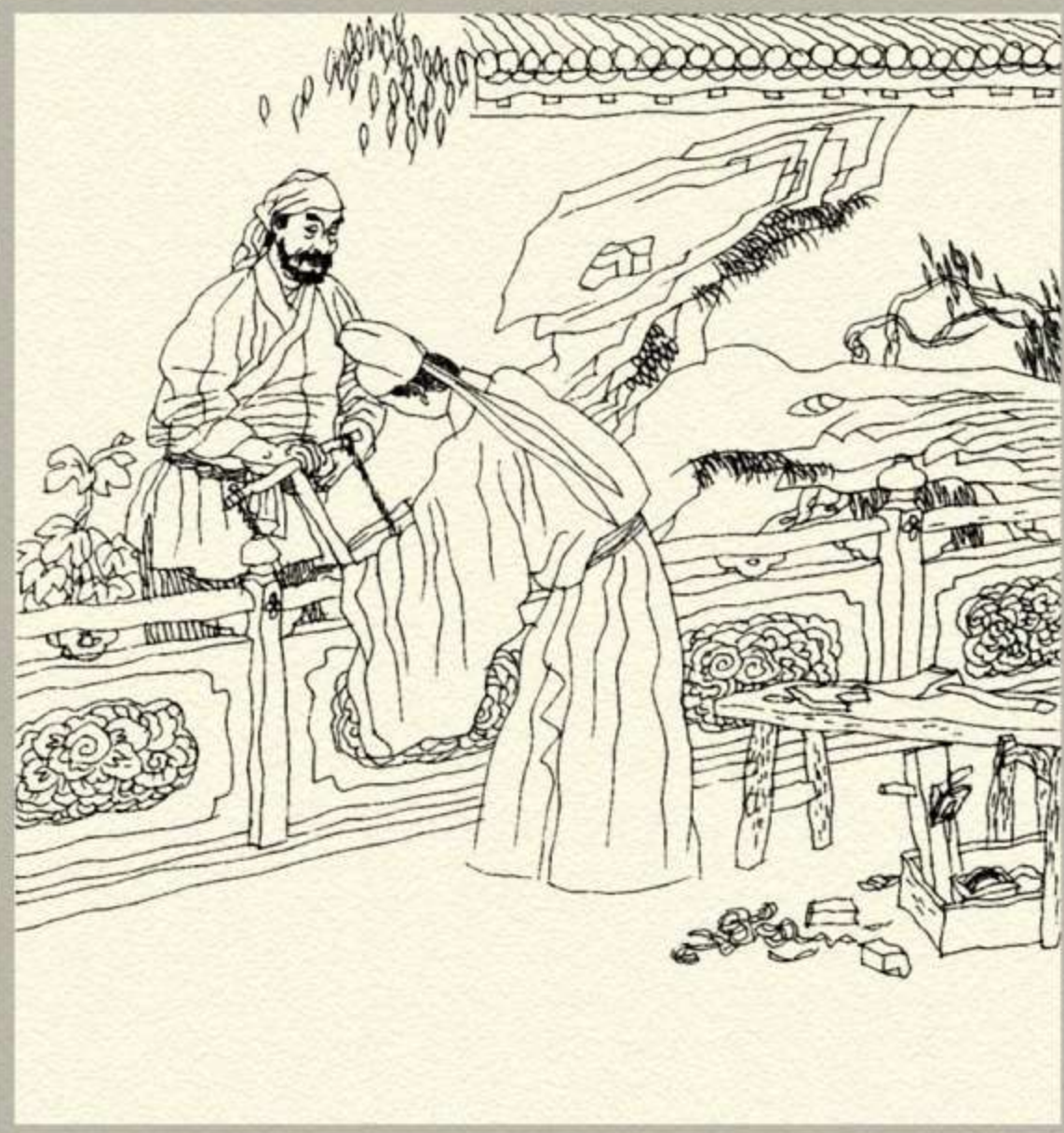
黄生按照香玉的嘱咐，立即下山到集市上，购得白磁和硫黄，急急返回下清宫。



每日清晨，在白牡丹的残穴处，浇一杯水。不多日，就见有牡丹萌芽，黄生大喜过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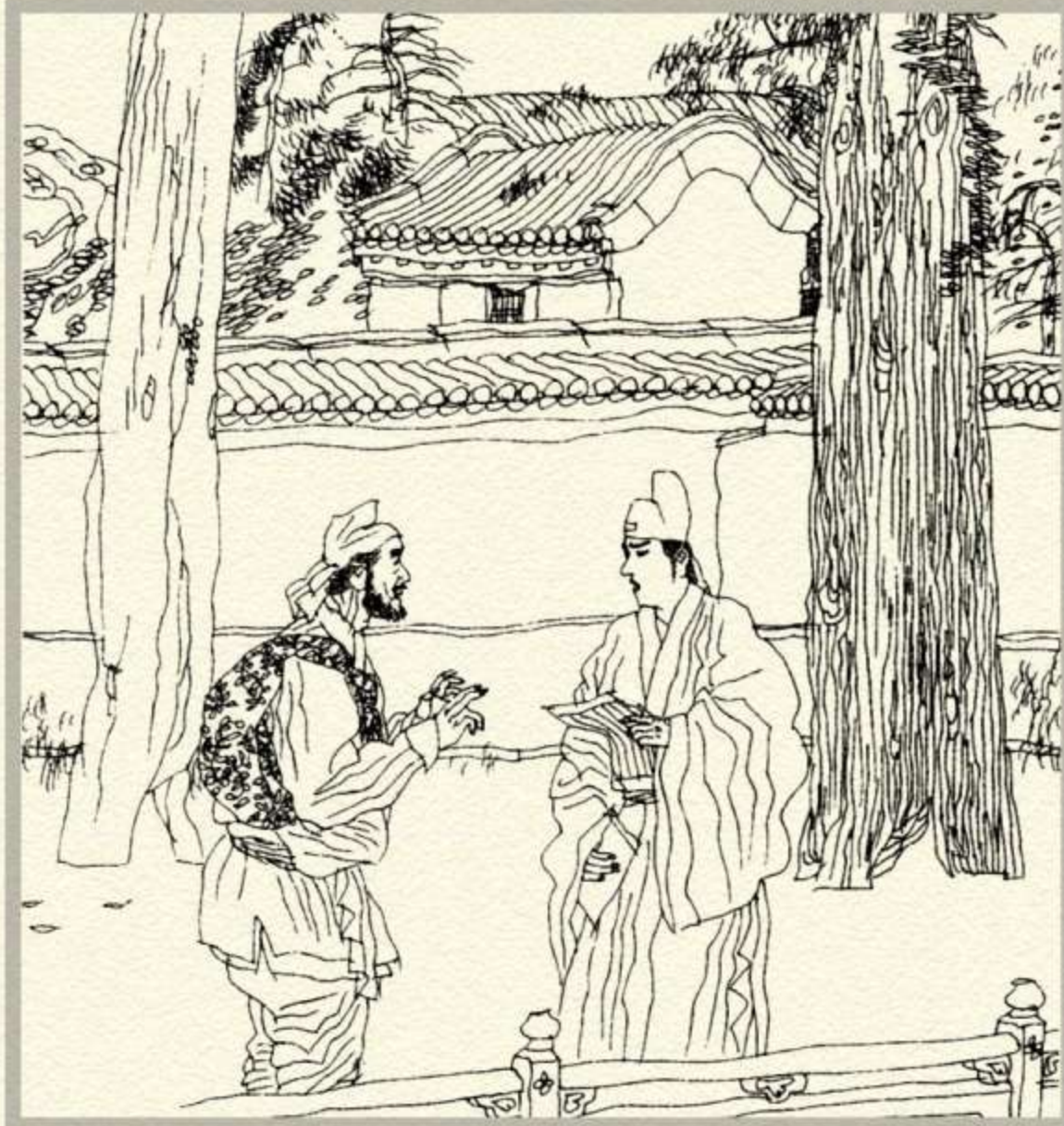
随后，黄生请了木匠，在牡丹周围作了一圈考究的雕花护栏，时时注意保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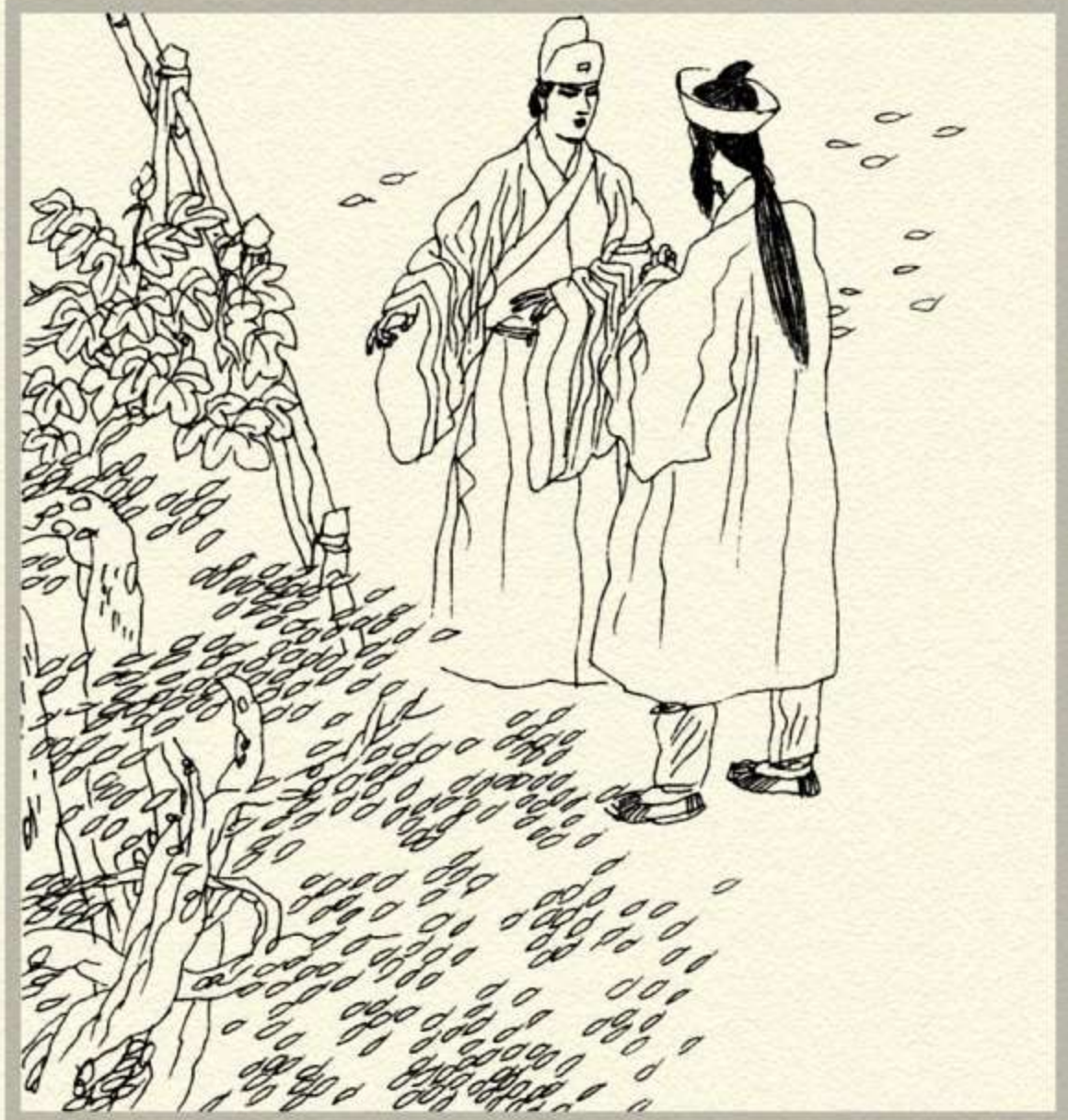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第二年春天，枝叶高达数尺，在枝头已见花蕾。黄生更是欣喜不已。



可是，忽有家人来见，递上急信，黄生拆信一看，
原是老母病危，催他尽快回家。



黄生找来道士，给他白银二十两，请他每日浇灌，加意保护，万万不可让人毁伤了这株牡丹。道士见这牡丹死而复生，本已稀奇，便道：「相公放心，贫道自当尽力。」



黄生回到家中不久，母亲亡故，丧葬事宜未完，
老父又已病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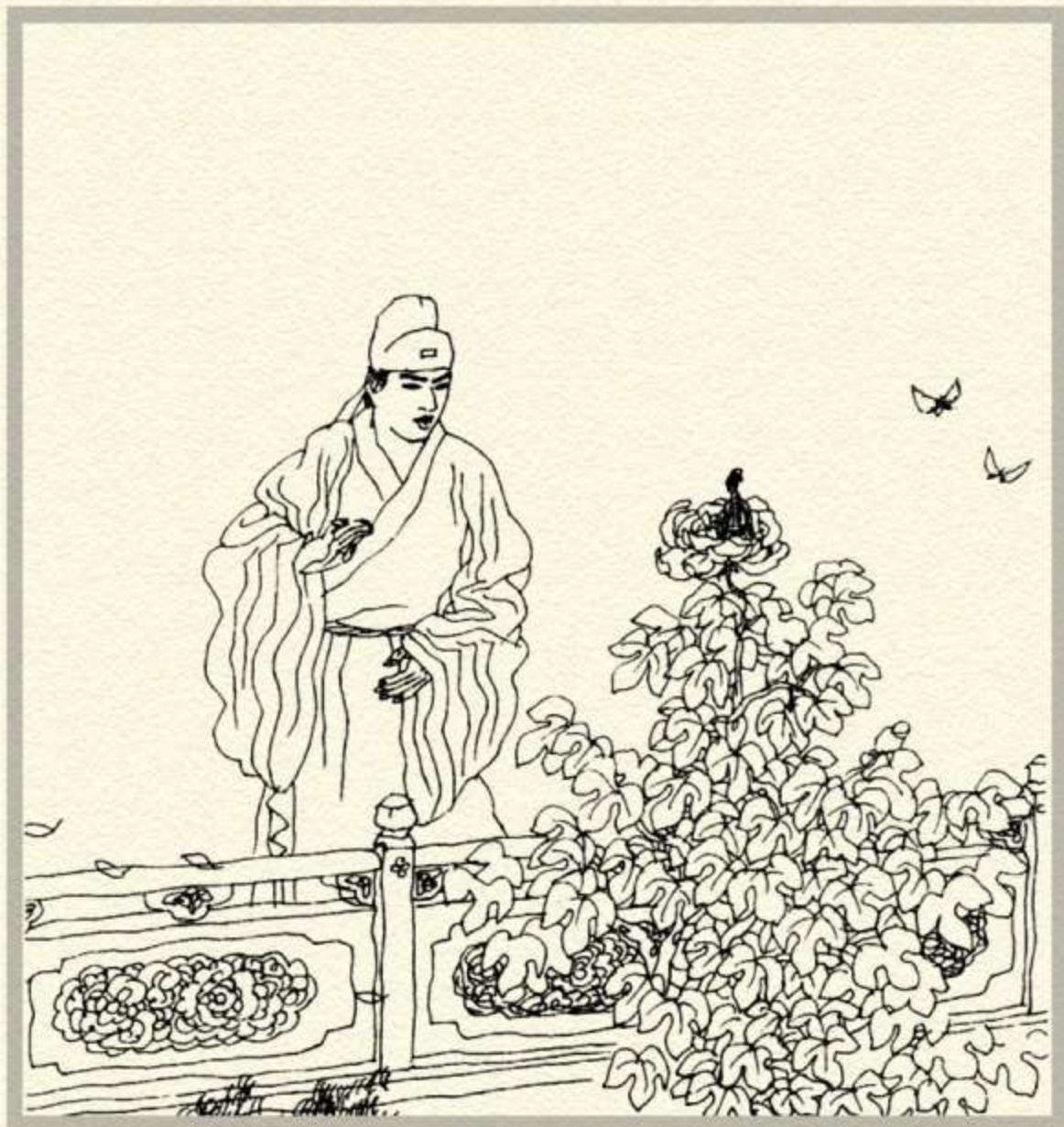
黄生日日汤水服侍，转眼已是四月，父亲病情才见好转。他把家事托付给老仆，然后自己星夜返回下清宫。



当他来到牡丹花前，只见绿叶之间，一朵花蕾大如拳，洁如玉，含苞未放，黄生暗自祝告：「多日未见，卿可安好？」



正在此刻，花枝摇动，花苞开放，花大如盘，花蕊中，坐一小美人，大如手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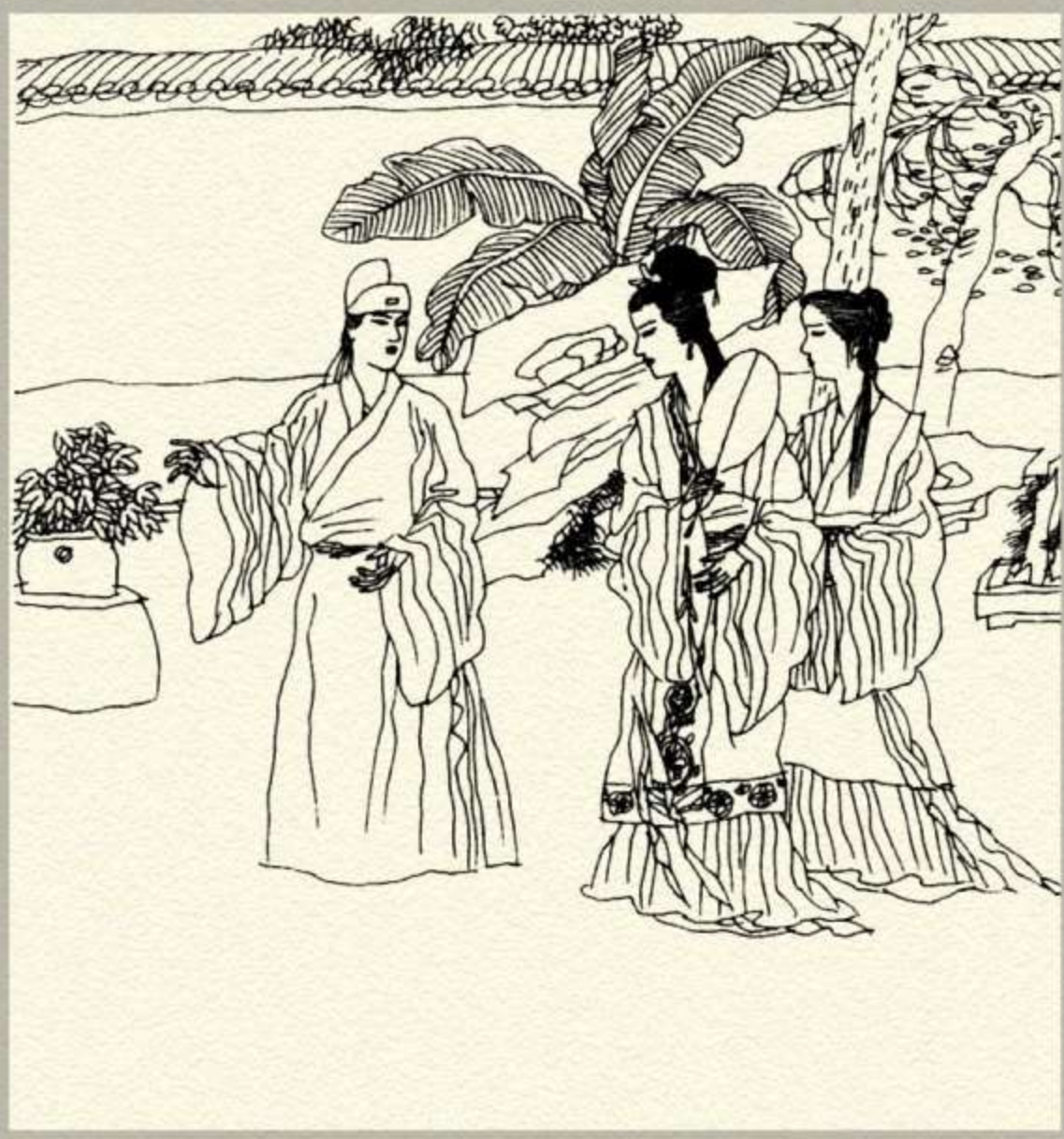
转眼间，小美人飘然而下，迎风而长，正是香玉，
香玉笑道：「妾风雨待君归，君何来迟？」黄生把家
中变故告诉了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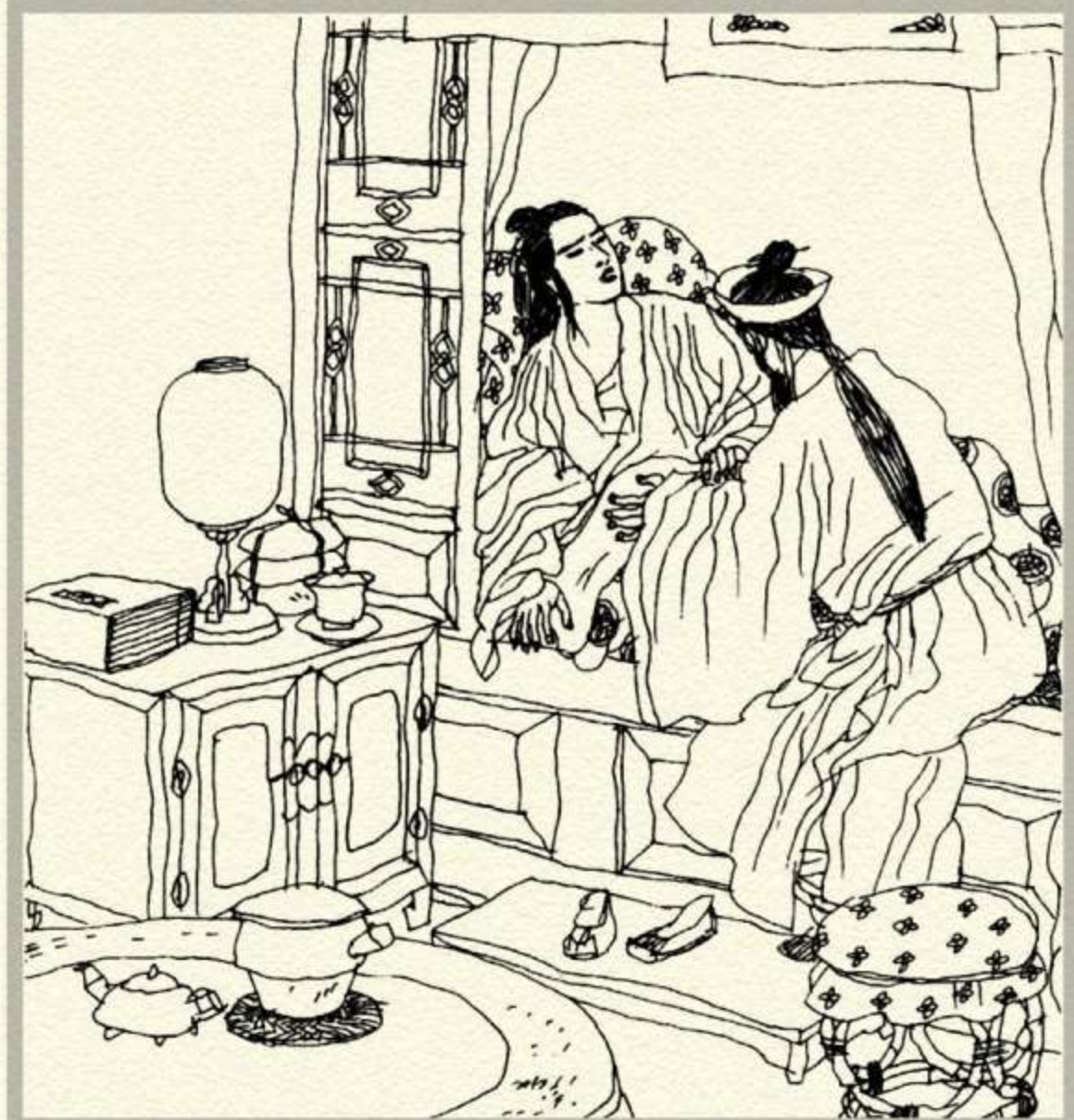
俩人刚回到书房，绛雪也随了进来。黄生备下酒菜，三人相对而坐，欢饮谈笑，直至夜半。情好超过以前。



不久，黄生的父亲也病故了，从此黄生再也不回家乡了。他常与香玉、绛雪说：「我若亡故，一定寄魂魄于此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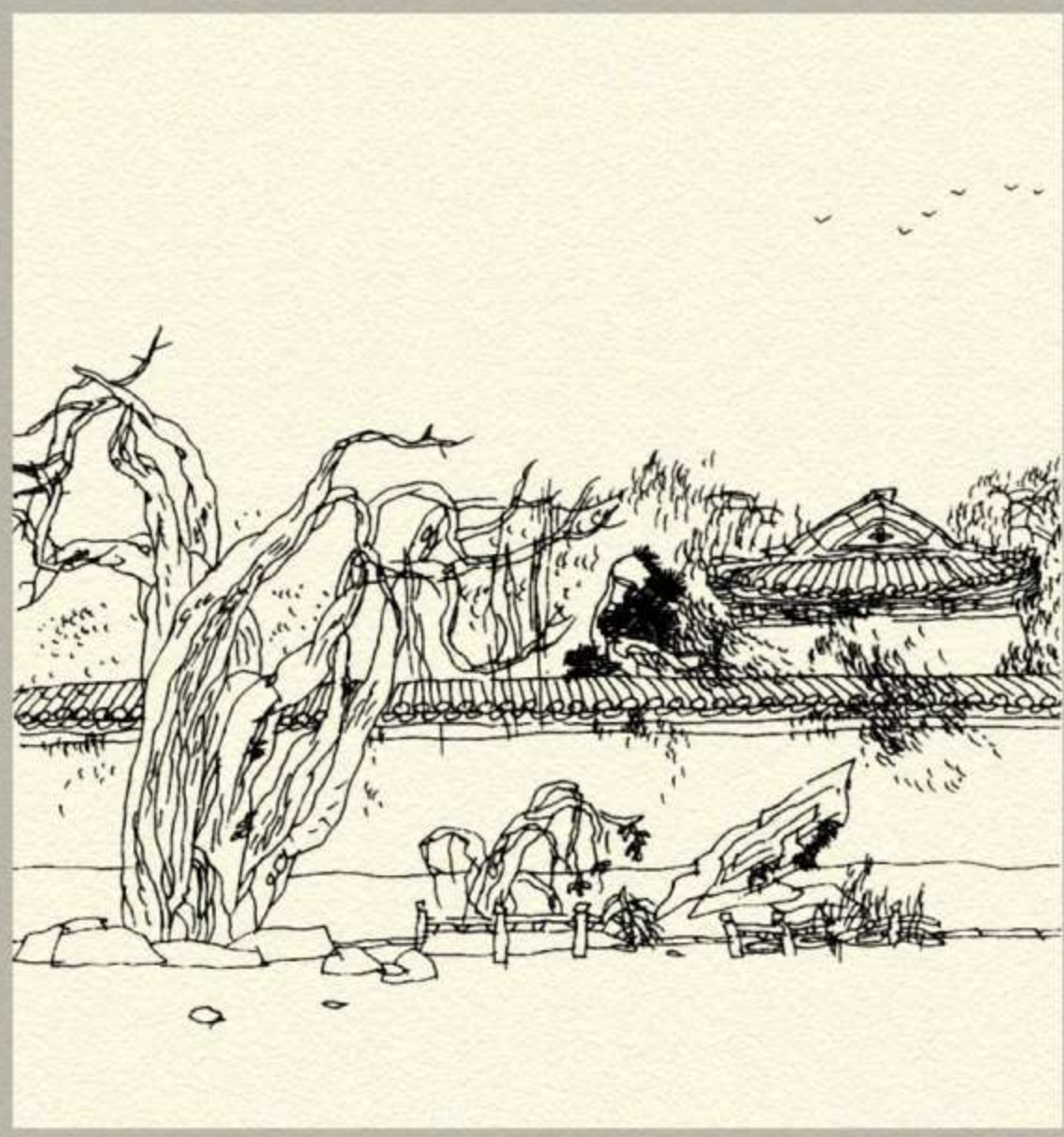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十多年，黄生忽然病倒。老道士来探望他，他对老道士说：「他日若有红茎五叶的异卉，生于牡丹之下，就是我。」



不久黄生病亡。第二年果然在牡丹花下，生出了一株异卉，红茎五叶，高大粗壮，但不开花。老道士觉得奇怪，便特别爱护。



老道士死后，他的弟子不懂爱惜，嫌它不开花，便连根铲掉了。不久，牡丹和耐冬也相继死去，下清官的花园冷落了。





香 玉

聊齋誌異 收藏本 下

原著：蒲松龄
改编：陈骥龙
绘画：博 综、庆 国、崇 文
封面：杨顺和

出 版 人：刘子瑞
责任编辑：施振广
技术编辑：高 振

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

邮编：300050 电话：(022) 23282867

网址：www.tjrm.cn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：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50 印张：1.76
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
书号：ISBN 7-5305-3209-X 印数：1-3500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